



三九  
滙文年刊

民國廿四年  
出版

本刊校景承

許智芳先生加以幫忙

廣告承

伍筱安先生熱心贊助

謹此特別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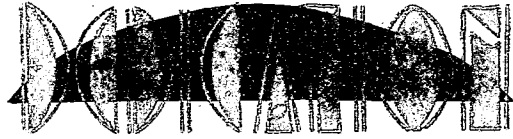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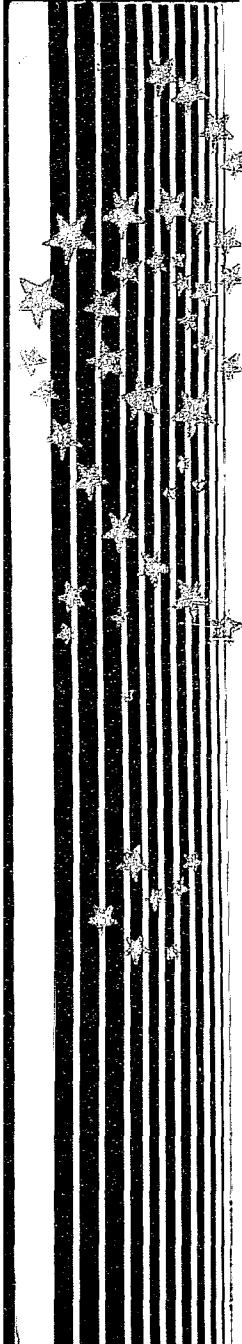
524.8211  
485-3  
1935

School Scenery  
School History  
Faculty  
Graduates  
Classes  
Organizations  
Athletics  
School Life  
Art  
Lite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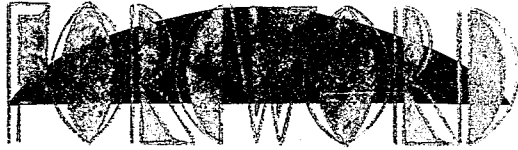


A 234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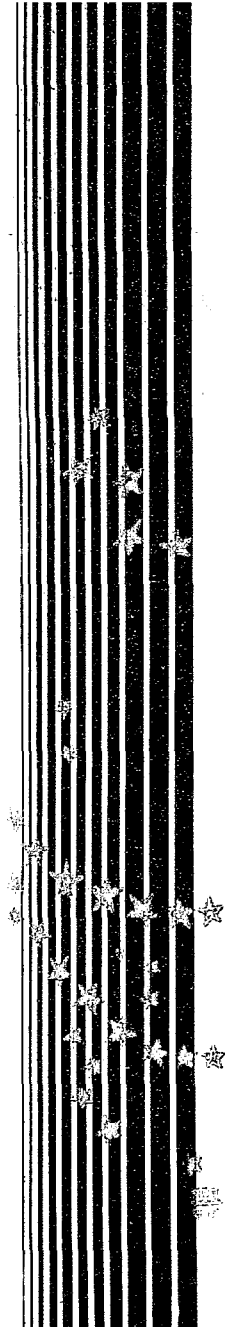




Not to pay tribute to the patience and generosity of any individual teacher, nor to the inspiration we find in the faculty as a group, would we dedicate this volume. Rather may it serve as a lasting memento to all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academic year it represents too happy and too profitable to allow its significance to go unsung. We therefore dedicate the 1936 Annual of Peking Academy to our school "family" - principal, faculty and officers, servants, and fellow students.



More often than not, what a man actually achieves falls far short of his ambition. Such has been our experience as we have attempted to chronicle in word and picture the activities of a busy academic year. Un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we are nevertheless proud of the high ideal towards which we strove. May we ask, then, of the reader, that he temper his criticism of this record by consideration of that goal, even as he would desire others to judge his own achievement by its aim as well as its end.





卷首語

這將是去年刊出給愛護我們讀文的人

拿這這本刊物，我們使可以找到我們從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過程中，生活活動的軌迹。雖然我們的範圍是如此的狹小，期限那樣短促，但是已生草：的一冊了。我們回首已經，已有一種趣味，別有一種情緒，或是一種喜，或是一種惆。——尤其是高三的同學，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念頭：——這就是我在滬北度過的一年。

我是第一次辦年刊，所以想不到會有那們多的問題。現在問題都解決了，我同時也增加了不少的知識，真是不能一事，不長一智。

在大學期間中，年刊到了手，自然不免有不滿的地方，但是我最聽這個批評，因為我可以從這裡知道我的健康。

翁作慶 一九三五年







委員長：劉 驍



總經理：歐陽鎮

廣告股：鮑家善



事務股：鄧士謨



交際股：蔣善德



秘書：陳劉篤



出版股：張同德



事務股：顧景祥





總編輯：翁博遠



攝影股：劉興華



美術股：翁興慶



英文股：張沅增



中文股：歐陽鈞



校對股：葉憲慈



秘書：石憲民

## 一九三五年年刊委員會職員一覽表

委員會：	委員長：	劉 夔		
	委員：	翁傳慶	程綏楚	
		歐陽鎮	石 耕	
	總編輯：	翁傳慶		
	中文股：	歐陽鈞		
	英文股：	張汴增		
	美術股：	翁興慶		
	攝影股：	劉興華		
	校對股：	葉慰慈		
	總經理：	歐陽鎮		
	會計股：	吳寶田		
	事務股：	鄧士諤		
	交際股：	蔣善德		
	廣告股：	鮑家善		
	出版股：	張同德		
	秘書：	陳劉篤	石慰民	
顧問：	高鳳山先生	年景豐先生	金振華先生	
	李義信先生	鄭 騫先生	陳治平先生	
	楊榮萱先生	張蔓友先生	艾爾溫先生	

校景

SCHOOL SCE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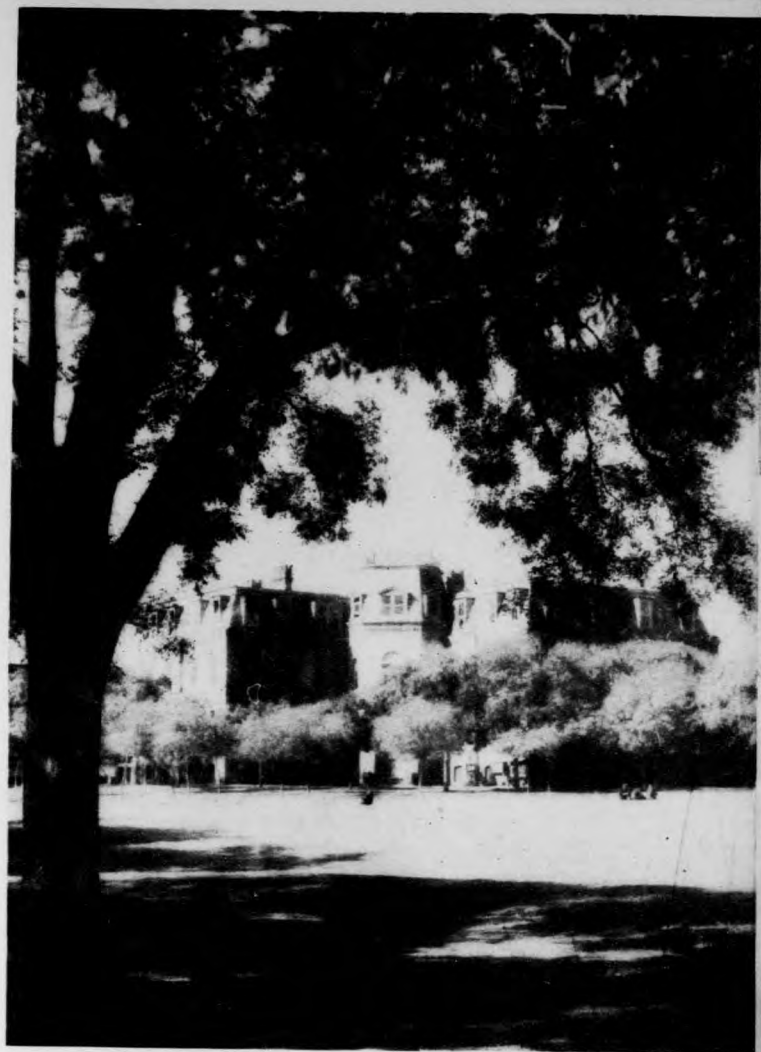
---

---

我們住在這美麗的樂園  
裏，那能放過那一刹那  
的春光！

像這種優美的環境，全  
國有幾個人才能享受？  
朋友！奮勉吧！

編者·



● 安德堂





東樓  
●  
●  
●



北  
樓





水塔

● 與 鐘 校 ●





樓西

道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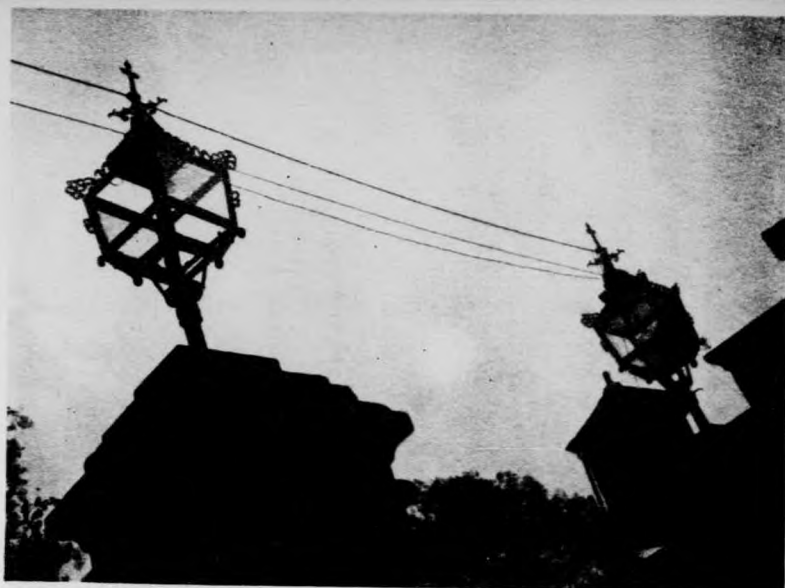


● 體育部的前  
● 個近景



合社前





門 校

大 操 場 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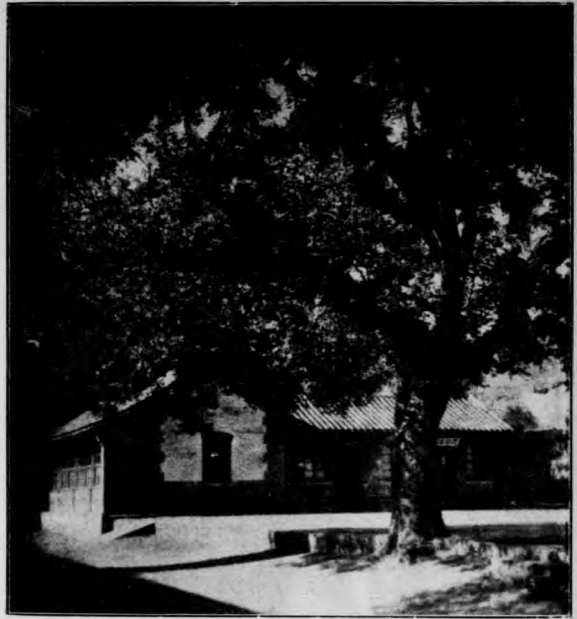




安德堂前的丁香

● 部務齋的式亭角六





● 武術場  
音樂室







浸在斜陽 花影上窗 七月的  
 裏的水塔 尾(北樓) 北樓 ●  
 浴日白碑 影裏年華 西樓 ●  
 若有聲 知幾許 沈靜的





亞斯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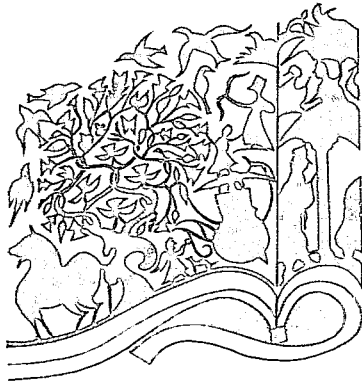
校長一談到匯文的禮堂便十分興奮似的，自然了，那亞斯立堂是不合乎我們所需要的。

了進飄花雪  
• 候時的文匯



雪 

，松寒的翠蒼  
，櫺窗的色紅  
雪的皓皓着觀映 ●



---

---

六十五年的創造經營・

才有現在的匯文！

編者・

# 旗



李劫人 旗 滬文學校校歌

此方我道文法 法字或陸文西 寫人則其  
 確且夫內則有愛海旗 祀此地也 夫  
 校則 有仁勇 立成 旗 旗 旗 旗  
 立於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此種文化 精神 可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此種文化 精神 可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旗

凡諸本為 德國音樂家 Strauss (1835-1899) 曲 李劫人 詞  
 一經發表 則 世界 著名 作曲家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及 各 國 著名 作曲家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1935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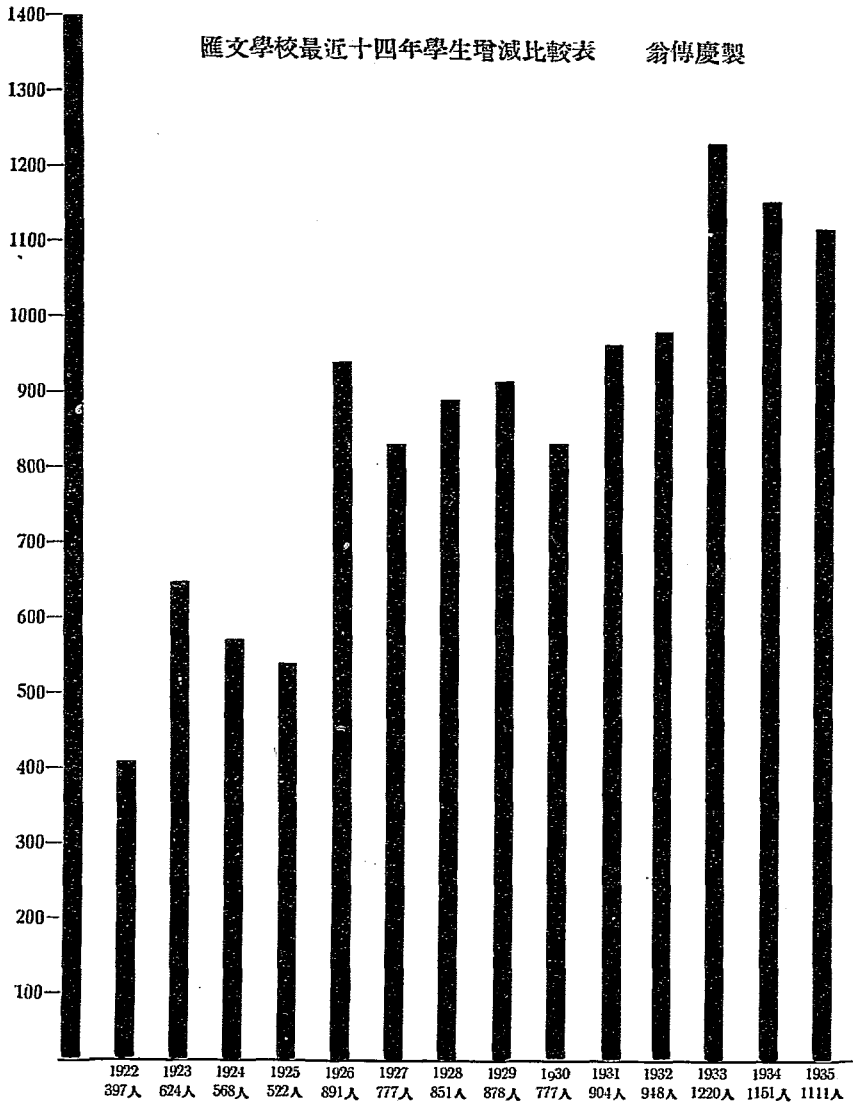
仁

智

訓校

匯文學校最近十四年學生增減比較表

翁傳慶製





一八九二年匯文大學第一二三四年級生全體照像

陳	羅	李	戴	楊	秦	劉	劉	王	
維	耀	得	約	長	龍	峻	德	厚	上
屏	東	仁	翰	發	章	卿	山	齋	

宋	張	張	陳	張	崔	崔		
士	振	茂	寶	寡	萬	潤		下
賢	德	林	禾		音	生		





校史

本校肇建於前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時有美以美會初立教堂於北京崇文門內，因附設蒙學館一所，僅有學生四名。課以四書經諸籍。既而四方學子真筴就學者日衆，遂於館內添築宿舍，俾學生寄居其中，專心向學。至十一年(一八八二)賈，即今之師高兩等小學也。由是規模課程日漸擴充，雛形具矣。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至十一年(一八八四)買，即今之師高兩等小學也。由是規模課程日漸擴充，雛形具矣。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至十一年(一八八四)買，即今之師高兩等小學也。由是規模課程日漸擴充，雛形具矣。

成續昭著，乃議建立中學，及高等學校。本會會督懷理先生來華視察教會，見本校學子莘莘來學，化之先導也。國學外復課以基本科學，課本則多用西文教授，蓋欲使學生學貫中西，以便為僑通中西。

並擬派員出洋考查各國學術，本校乘勢踴躍。由卓會督建議，於是年(一八八三)成立大學，議兼試西學。匯文書院。於是設備愈為週至，課程愈為完善。分設文理醫藝等科。院內添設印字館以翻印新書。十六年(一八八〇)春，有美國善士十二人，協謀本校發展，特於美國紐約城開會，議決實行。本校董事會，以利進行。時有美國公使田公，憑藉。惟因距華蕪遠，難專責任。特舉留華數人組織本校董事會，公舉田公為會長，劉海瀾博士，倫教會密牧師授丁公，荷蘭公使館參贊來公，李安德博士，劉海瀾博士，德瑪拉牧師，顧醫士，倫教會密牧師，公理會梅牧師，為董事。公舉田公為會長，來公為書記。

熱心教育，力圖改進。庚子亂作，劉公於時在美，諸董事於二十三日，公舉劉海瀾博士繼任，劉公重新建設，煥然一新。並增購校址一頃有餘，舊有德本齋樓房一座，為學生宿舍，係美國德本先生所捐築，已付一炬，遂於二十八年(一八〇三)重新建築，一復舊觀。三十年之宿舍，學生人滿為患，又建築安德堂樓房一座，以為課室，取名安德，所以紀念前校長李安德博士也。三十一年，為學利，日形踴躍。一時登籍學生，除遍於全國外，并遠及華僑，日本，巴西，朝鮮，美利堅，英吉利，俄羅斯等國，甲辰歲，按學部定章，更名為北京匯文大學堂，民國肇建，朝鮮完備，而志士來校。規模設備，益臻完美，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又有美國高林先生捐築樓房一座，以為宿舍，名之曰高林齋。民三，(一九一四)諸公會動議合組大學，延至民七，(一九一八)計劃成熟，產生燕京大學。本

日高林齋。民三，(一九一四)諸公會動議合組大學，延至民七，(一九一八)計劃成熟，產生燕京大學。本

## SCHOOL HISTORY

As early as 1871,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king Academy was laid. It was in this year that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established a primary school inside Hatamen with only four students. Rev. Frank D. Gamewell acted as the principal until 1882. Rev. J. H. Pyhe succeeded him two years lat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suggestion and the support of Bishop Issac Wiley, a superintendent of the American mission work in North China, a high school under the name of "Wiley Institute" was accomplished in 1885. During these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was in every way astonishing. A college was developed from the Wiley Institute in 1887. Then, the college was soon amplified into a university the next year, 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of Bishop Charles H. Fowler. This university consisting of four departments, namely, Literature, Science, Theology, and Medicine was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Dr. L. W. Pilcher from 1888. Dr. H. H. Lowry was elected principal after Dr. Pilcher's death in 1893. Unfortunately, the entire premises and property of the university were destroyed by the Boxer Uprising in 1900. Through the efforts of Dr. Lowry, however, the university was quickly rebuilt and equipped even better than before. Large buildings contributed by Rev. Durbin, Rev. Taft and Rev. Collins were erected successively. In 1918, the plant of the original university was left for a preparatory college and a middle school under the name of Peking Academy, as a result of the proposal of the Union of the Universities of different Missions. Dr. Lowry presided until 1921. Then, Rev. George L. Davis, Dr. T. L. Lee, Dr. H. G. Dildine, and Dr. F. Liu ac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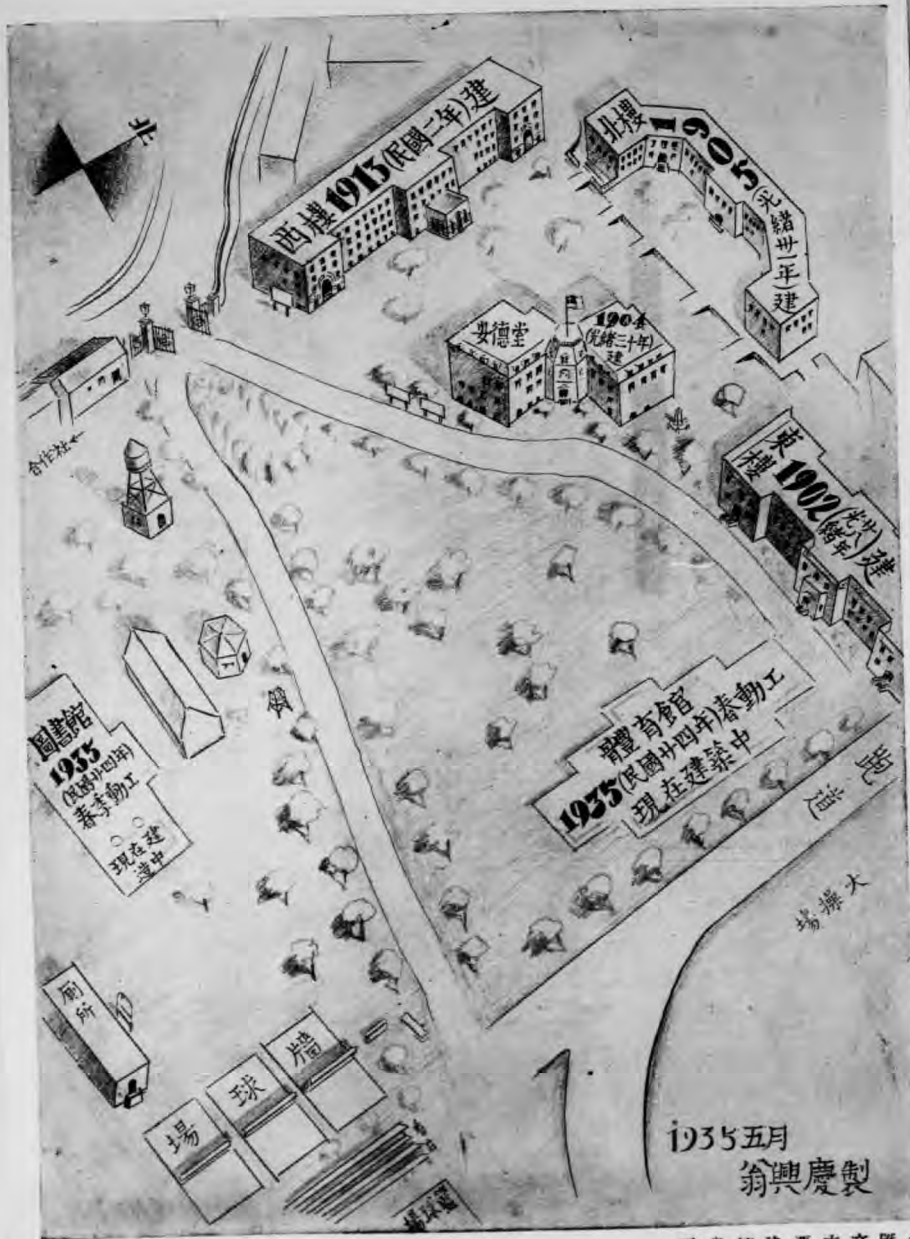
as presidents successively, each taking one year as his term of office.

Dr. F. S. Kao was made principal in 1926 and a complete reorganization soon took place. Eversinc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 was divided into four departments; viz., the Dean's Office, the Board of Student Advisors, the Business Office, and the Treasurer's Office. The school was registered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27. In 1930, a celebration of Sixtieth Anniversary was held with great applause. The school has attained much public esteem and a high reputation. A gymnasium, and a library are under construc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welve hundred students and a faculty of about a hundred per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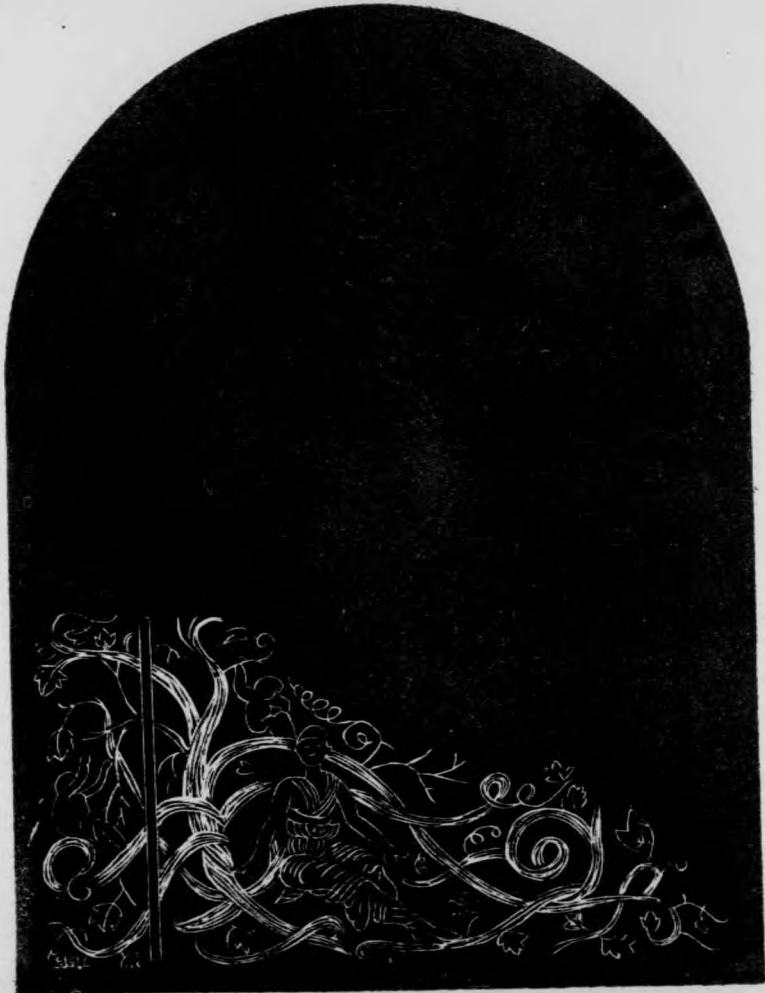
Evidently, it is through sixty-five years of arduous struggle that it has become what it is. It has a great past. It is at present the best middle school in China; and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it will have a great future.

April 20, 1935

P. T. Chang



教  
職  
員







F. S. Kao

校 長  
高 鳳 山 博 士





年景豐

教 務 長  
年 景 豐 先 生





英文教員兼  
高二年級主任  
于振清先生



生物教員兼  
高一年級主任  
張曼友先生



算學教員兼  
初二年級主任  
孫永禮先生



英文教員兼  
初一年級主任  
任懷德先生



歷史教員  
陳致平先生



化學教員  
于一峯先生



英文教員  
金振華先生



英文教員  
艾爾溫先生



中文教員  
趙玉生先生

I  
9  
3  
5  
P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英文教員  
師玉廷先生



生物學助教  
周哲平先生



國史教員  
王麟先生



文學史教員  
鄭小耘先生



校醫  
楊榮盛先生



註冊部職員  
安寶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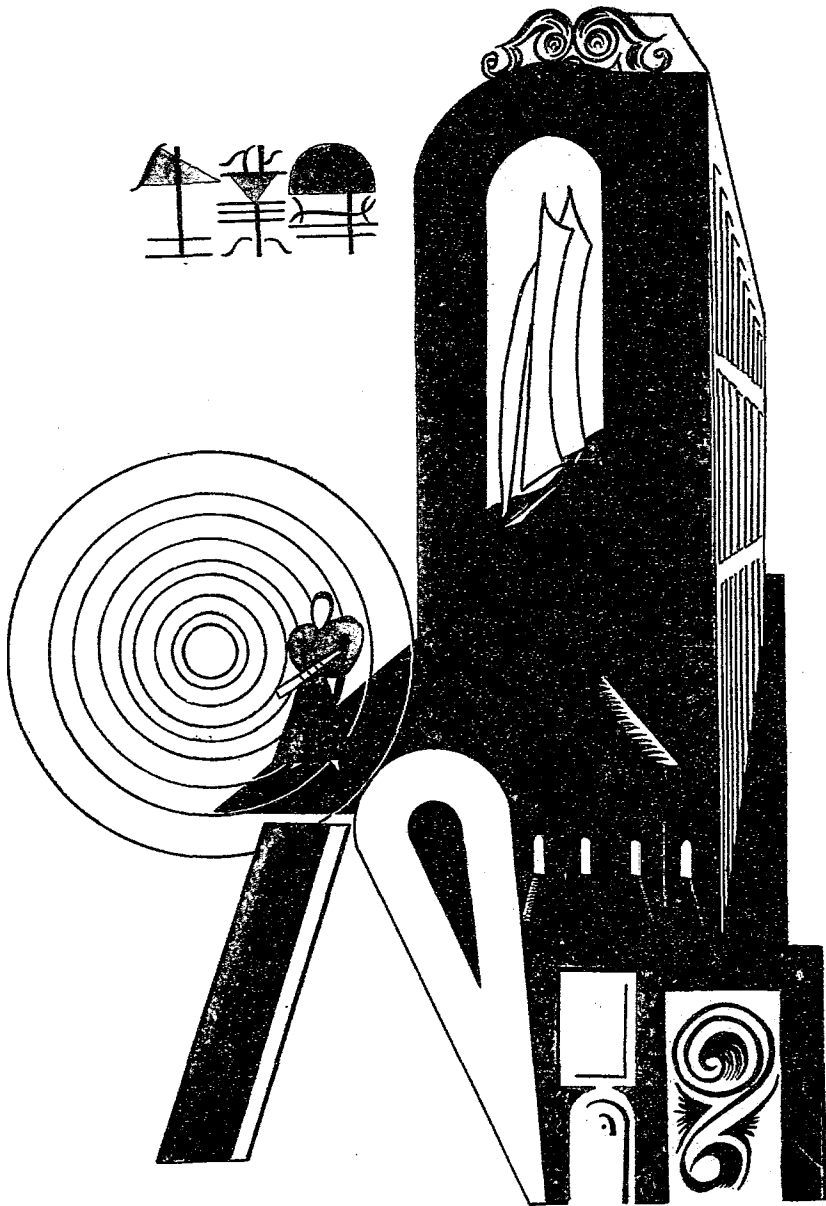
輔導處職員  
王述之先生



註冊部職員  
張遠溪先生

此外尚有四十餘位教職員未交照像，恕不露其芳名。編者。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A  
C  
A  
D  
E  
M  
Y  
I  
9  
3  
5  
P  
E  
K  
I  
N  
G



---

畢業的同學們，當你們  
離開母校後，請你們不  
要忘記了母校！

編者。

## 一九三五級級史

夫秋風乍起，行子斷腸，黯然而消魂者，唯別而已矣！吾級肇自民國十八年秋，今且六易寒暑，既畢學程，將離母校，從此風流雲散，天各一方，有令人依依不忍去者。雖然，白雲蒼狗，聚散無常，吾班固不應久，留然亦不能久也。

本級同學，數約百十人，計分六班，讀墳典者入文科，習工藝者趨理科，重貨殖者傳商科。名額以理科為最多，文科次之，商科又次之，此其大較也。

以人才論，本級殊多奇士，頗足自豪。文學若鄒尚錄，鹿道鏗，劉夔，湯心豫輩，或沉默而好學，或精湛而篤志；數理若張汗增，趙殿奎，李金城，劉夔，周炎林，高尚志，宋玉平之流，或聰敏過人，或努力不息之數子者，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名列前茅，當可預卜；書畫音樂則巫時斐，楊介田，挺秀有山谷之風，娟娟俱伯牙之韻。

其尤著者，則叱咤風雲之輩，亦大有人在：田徑若張樹棟，楊恒煥，方緯，劉文良，曹作寅，宋金聲，陳鈞等，先後膺平市華北各項冠軍，在本校保持四年來常勝之威名；滑水則孫元泰夏孫雲，不獨包辦華北冠軍，既全國亦鮮對手；當彼等捷報頻傳，舉校震驚，此非唯平市之榮，抑且本級之譽也！餘若陳正章，李元昂之演說，馱陽鎮，鄒東海之熱心服務，在在為本級生色。

五月既望，年刊委員長劉夔君，屬予為記；予不獲辭，乃為記之若是；聊作數載之回顧，彙供異日之參考云爾。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沈頤生誌



# 史錄錄正三式一

八十國員自難錄善！矣日而限訓，善與節而錄體，懸滿千符，善平則煉夫  
命節、衣一善天，始雲旖風出舞，對和款報，舞舉畢功，霄雲長六月今，煉平  
八節不亦然留，八副不固張吾，常無姓樂，味蒼雲白，然謳。善去惡不測與人  
。出下

、梓與徽善藝工醫，梓文入善典其類，張六衣情，八十百餘覽，舉同錄本  
。也婦大其出，文六又梓商，文六梓文，善最錄梓野以勝谷。梓商柳善旅實重  
哥、藥隱、蟹蟹風、綫尙福善學文。藥自風隨，土香善來錄本，儲本入以  
隱，財金幸，奎類館，伊于題善野嫂；志微而斯辭如，舉張而趨而如，措處心  
吾楚，善千類文息不衣稅如，人處海鄰如，善文平王宋，志資高，林袁風，經  
音零銀，田介縣，裴和巫眼樂善畫香；下爾下當，不商風谷，善錄兀兀，善辦  
。備文不印用微微，周文谷山

韓文、錄計財、射樹題善登田：五八首大亦，善文雲周山如眼，善善次其  
耕制對本茲，軍運軍善非華市平野對武，善機網，樂金宋，貢消曹，身文隱，  
機雅亦國全功，軍運非華機自歸不，雲凝夏暴示器開水幣；谷類文稱常來平四  
題善翁！也界文錄本且眼，榮文市平野非出，還寫對學，朝飛辯對善對常；年  
。也主錄本益五五，節理心錄文新東臨，幾樹烟，備前文昂示幸，章五  
聊；最善文師錄衣，箱靈不干；五錄千風，舞變錄員委底華，舉到凡正

。爾云善善文日異其發，隨回文錄嫂哥

藝主爾次日九十月正平四十二國員



安  
文  
蔭



趙  
殿  
奎



鐸  
張



班  
厚  
張



生  
順  
趙





張  
炳  
南



張  
耀  
光

張 文 彬



張 鴻 業



陳 宗 基





陳  
余  
森



陳  
鈞



程  
珉



陳  
慶  
波



陳  
劉  
篤





陳  
蘭  
微



陳  
靜

周  
良  
彥



周  
炎  
林



周  
鼎  
鑫





荆其智



荆其毅



曾永年



徐光裕



徐觀文





鄭治航



鄭掇時

鄭 夔



馮維秦



蕭濟世





朱仲愚



翟維淵



黃銘



樊養源



西毓毓







黃  
維  
海



賀  
震

哈  
貴  
增



胡  
生  
七



胡  
選  
青





夏  
孫  
雲



左  
本  
善



李  
如  
堙



李  
瀛



李  
春  
祐





李宜璩



李鑫

李寶鏗



李瑚



李之璞





李  
宗  
懃



劉  
風  
台



劉  
深  
芝



劉  
克  
讓



劉  
迺  
隆





劉  
晏



劉  
業

劉  
文  
良



劉  
毓  
光



林  
傳  
驥





鹿  
道  
鑑



呂  
遵  
達



驍  
傳  
林



滿  
林



瑄  
常  
林





盧自明



黎宏哲

黎先黎



高仕功



高尚志





郭  
熙  
倫



郭  
肇  
信



沈  
頤  
生



那  
繼  
厚



金  
紹  
文







沈  
慶  
生



宋  
金  
聲

山 桂 宋



寶 其 尚



昌 蔭 沙





孫  
肇  
亮



孫  
正  
己



崔  
潤  
珊



孫  
元  
泰



孫  
桂  
毓





曹  
作  
寅



唐  
碧  
波

仇 一 兼



豫 心 湯



號 心 湯





王  
道  
宏



王  
嘉  
獻



瑞 景 王



海 王



軒 文 王





王  
鈺



王  
紀  
國

田 玉 王



尊 樹 王



村 又 汪





吳澤霖



吳偉人



昶溫



中誠溫



彬景吳





楊  
友  
仁



楊  
資  
琦

楊 煥 恆



楊 資 民



余 啓 游





楊  
介  
田



雷  
鳴  
遠



陸  
國  
璋



章  
鼎



張  
泮  
增







楊友仁



楊寶琦

楊煥



楊寶民



余啓游





楊  
介  
田



雷  
鳴  
遠



璩  
國  
陸



鼎  
章



增  
泮  
張





孫熒文



于式壹

王 文 軒



左 啓 明



劉 迺 隆



## 一九三八級級史

真是「日月如梭，韶光易逝」啊！轉眼之間，本級已來校三年了，回憶起這三年的歷史，實在不是我這寸管所能描寫的，可幸初一初二兩年皆有級史記載，今僅將近一年的事實略述一下，以供來日之考證。

本級約有同學一百五六十人，有從初一來校的，也有從初二來校的，更有從遠省——四川，福建等——來的；我們這一百多活潑的學子，來自四方，萃集一校，得受諸師長的指導，彼此的切磋，得使品學日進，真是在過着天堂的生活啊！

本級分甲，乙，丙，丁四班。每班設正副代表二人，全級更有屬學會之組織，以謀全級同學智，德，體，羣，美五育之平均發展，分學術，德育，體育，服務，遊藝五股以進行會務，每股設股長一人，每星期開各股股長及各班代表會議一次，以討論班級應進行之事務，並開全級朝會一次，內容為講演會，遊藝會等，以練習學員登台表演之能力；班級諸事，得各位股長代表之努力，並在本級主任張慶和老師指導之下，可稱至美至善了。

至於本級同學，雖然愚慧不齊，但皆努力用功，更有出人頭上之英俊者，如王君光第之英，算，何君蔭樞之數學，樊斌君，尙崇山君之國文，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們的好學不倦，實在可以作我們的好模範。

至於體育方面，更是人材濟濟，跑將李君長漢，不但聞名於平市，且曾代表北平下華北，其他跑將如王君穆然，周君維均等；遊君蔭樞，于君和民為本級的鐵球能手；籃球，排球，更有趙君英炎，包君國義等名手；其他各有專長的武將，實在是數不勝數了。

實在，我這一篇，是不足以代表本級的，不過對於本級組織方面，及人材方面，略述一點罷了！

石 耕謹誌



陸 萬 趙



永 舒 陳



教 仲 周



曉 颯 趙



河 浴 趙



彭 壽 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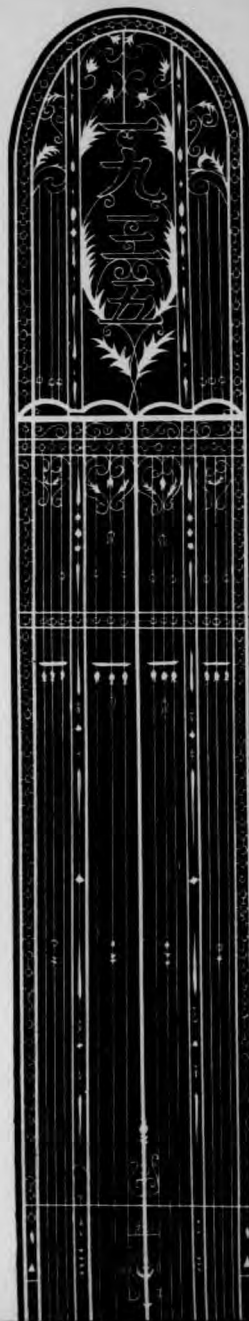
珩 祖 張



琪 颯 趙



正 餘 趙





年 松 陳



延 海 錢



耀 榮 謝



舒 陳



駒 家 謝



達 興 謝



昌 錫 陳



驕 家 謝



華 震 謝



蔣 頤 圖



石 翰 華



馮 秉 周



姜 文 錦



近 萬 青



傅 立 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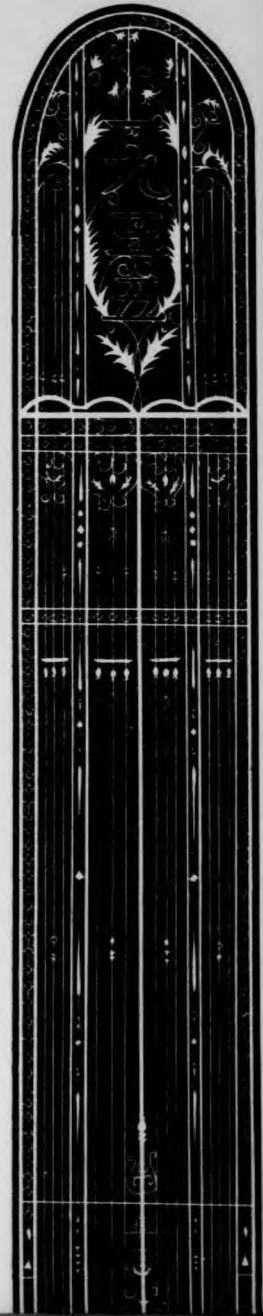
谷 萬 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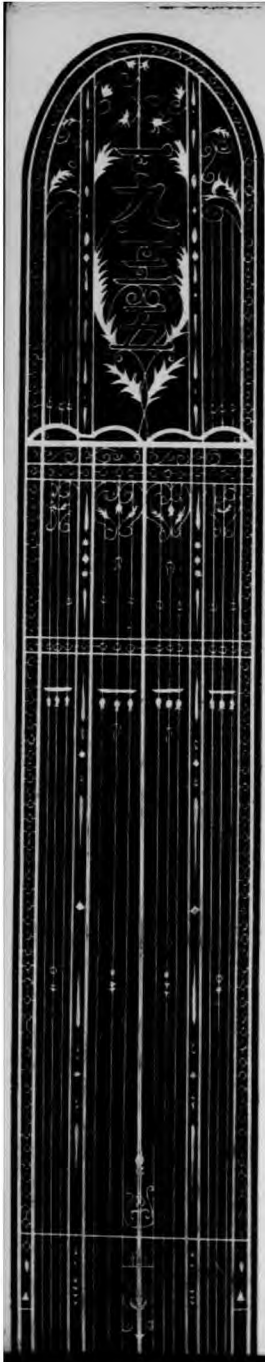


馮 寶 慶



傅 向 梅





生 定 饒



滋 德 徐



彪 雲 賀



鵬 際 樊



承 幼 黃



賢 德 韓



啓 敬 徐



嵐 在 黃



頤 茂 韓





陳耀金



強玉金



郭丕烈



蕭濟安



侯健生



高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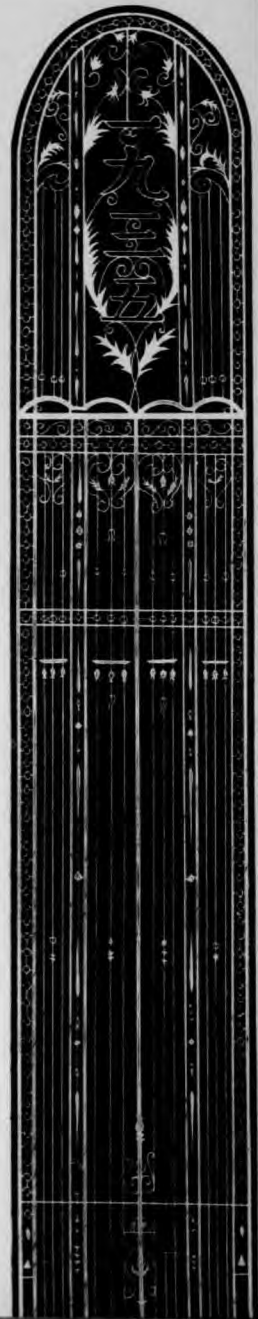
何蔭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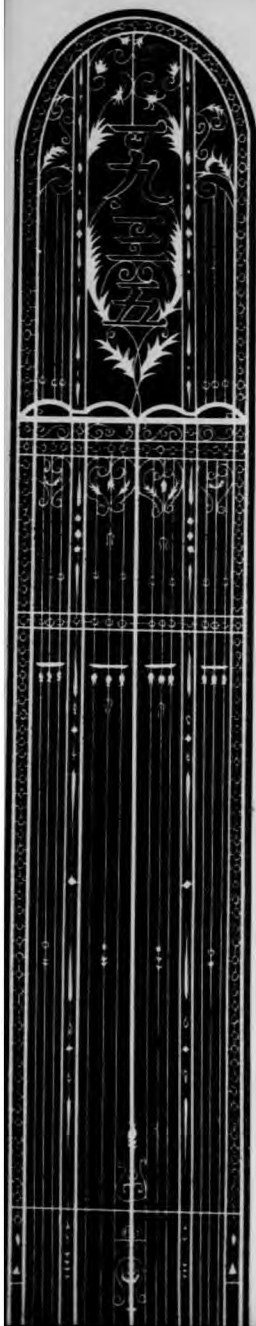


胡振國



裴延福





李華英



林同澎



劉德森



李得修



陸皐



劉克敏



李天民



劉莫霖



劉忠烈



包國義



鈕友儉



尙崇川



馬東海



丁川鼎



宋桂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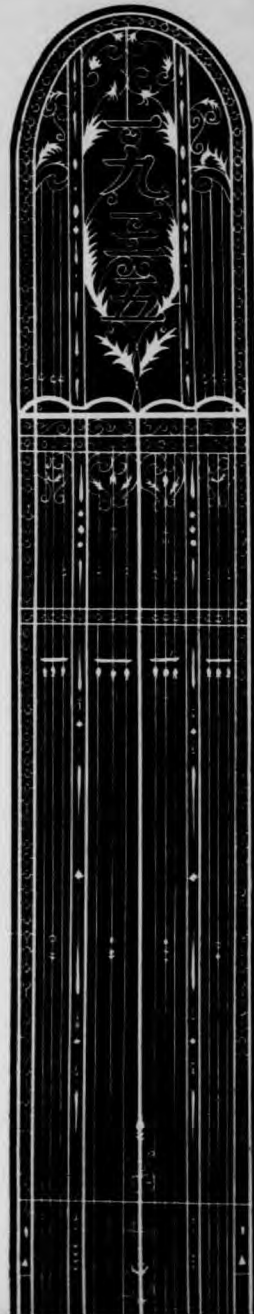
齊潤瑜



杜錫賢



孫昌陽





沈其祥



王學忠



王椿茂



少木義



王學湧



王朋



單永興



王玉珂



王乃連



王 光 第



王 景



王 鳳 崗



王 程 然



王 鳳 岡



王 東 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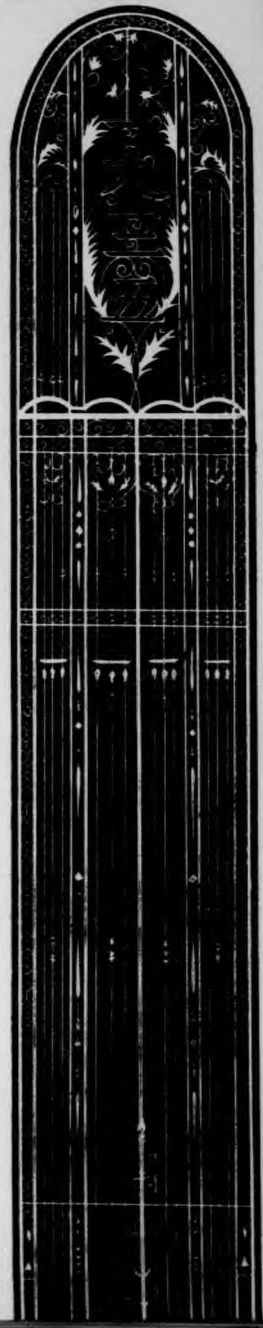
王 承 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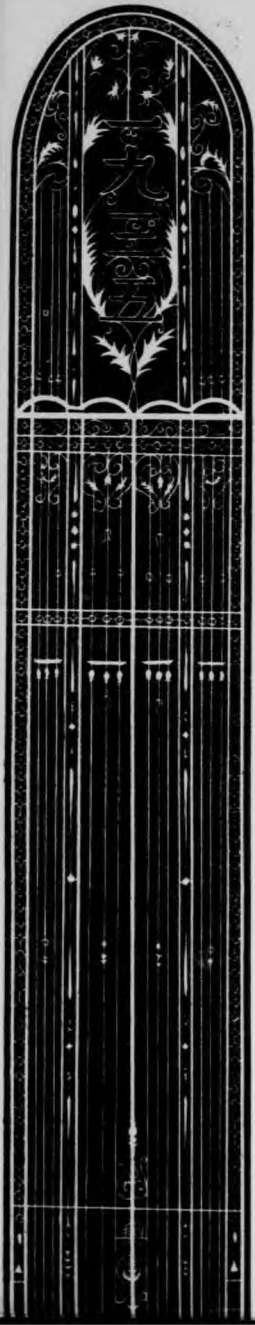


王 士 賓



王 好 善





王念祖



吳起秀



楊功助



魏文達



吳震琴



楊鶴齡



汪兆琦



吳天泰



林家于



民和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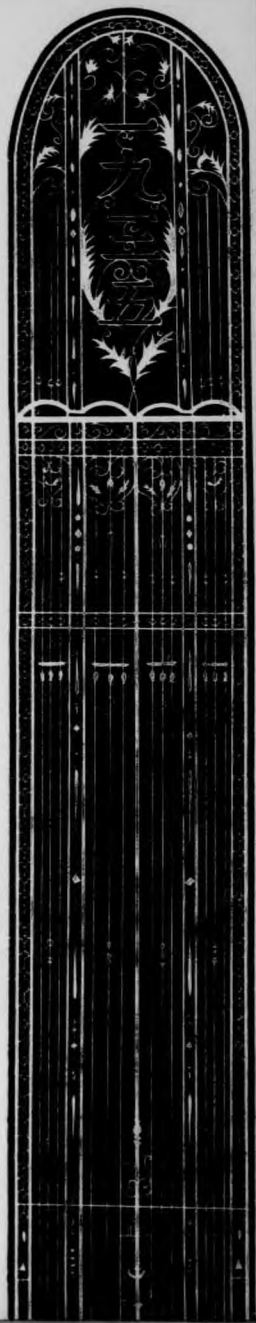
麟風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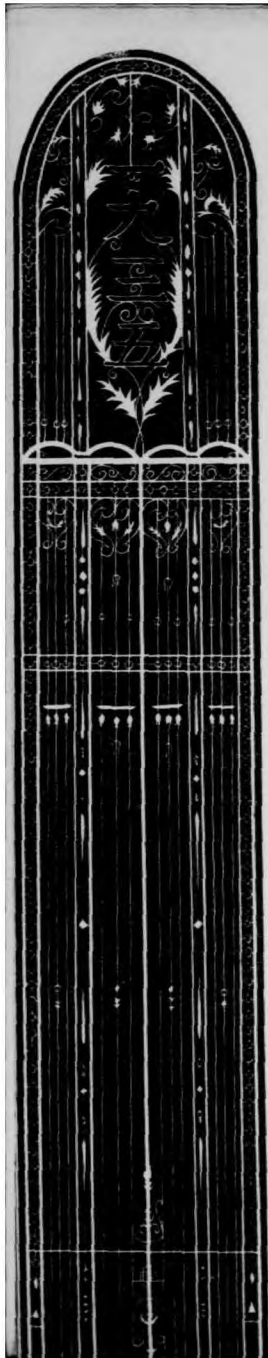


疆維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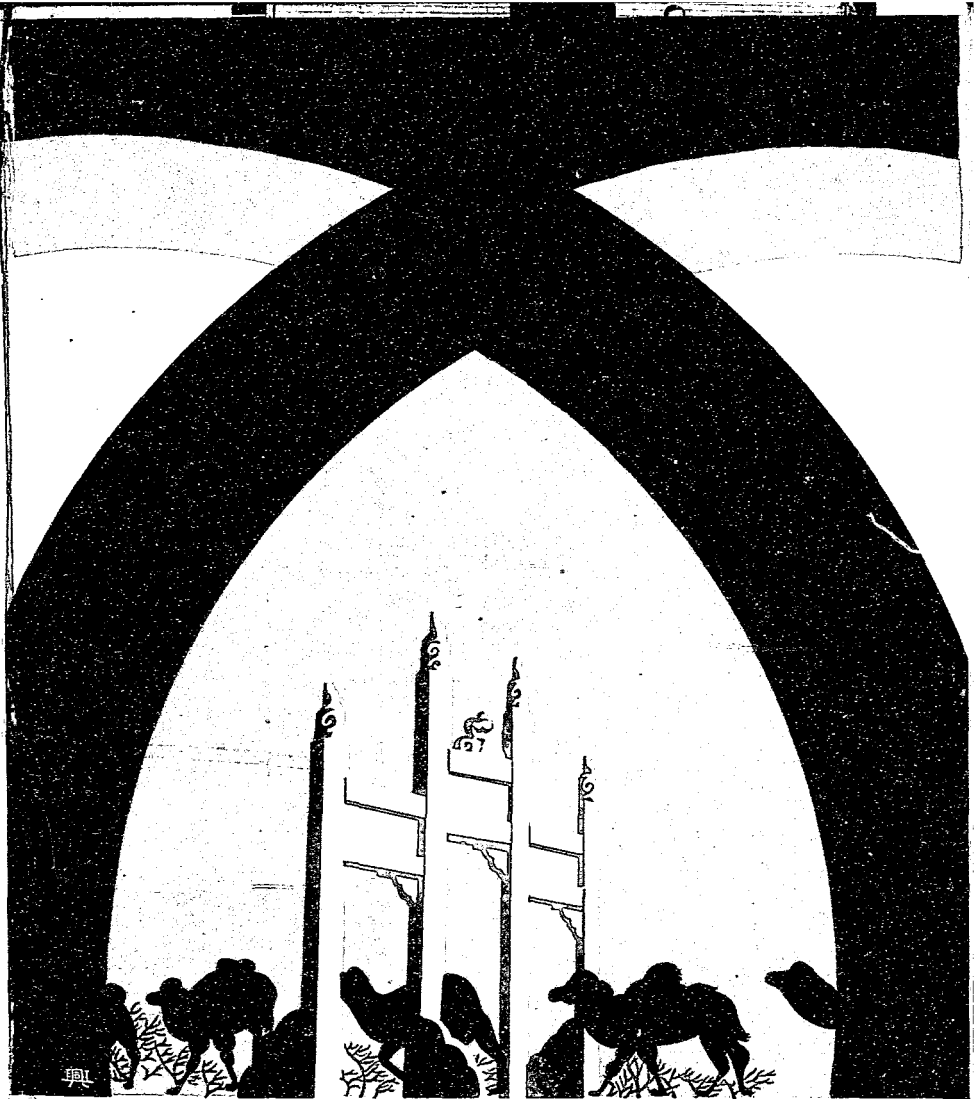
河瑞楊





！ 勝 三 同 畢 高 敬  
利 考 學 業 三 祝  
編者·





CLASS

CLASSES

## 全校班級人數統計表

年級	班次	人 數	共 計	代 表	
高 年 級	三 年	Aa	38		劉文良， 鄧尙錄
		Ab	33		古世倫， 鹿道鑑
		Ba	48		鄧東海， 程 丞
		Bb	44		鄺治航， 沈 匯生
		Bc	41		孫桂繡， 楊友仁
		C	14	218 人	張鴻業， 黃 銘
	二 年	Aa	53		羅明暄， 步啓新
		Ab	56		李長楫， 陳天僕
		Ba	51		何純渤， 鮑家善
		Bb	48		趙景雲， 柯德聲
		Bc	50		周文典， 黃 耀中
		C	18	276 人	萬海波， 牟廣懋
	一 年	A	37		王百新， 鄧士諤
		B	38		薛廷耀， 翁克文
		C	39		邱裕仁， 石嶽民
		D	43		關天相， 王鴻志
		E	40	197 人	夏修永， 賀蘊章
	初 年 級	三 年	A	50	
B			49		楊維疆， 楊鶴麟
C			51		樊際濤， 包國義
D			30	180 人	張顯清， 孫天相
二 年		A	45		周天民， 王樂田
		B	44		梅克珊， 李顯邦
		C	39		周培植， 屠國信
		D	26	154 人	張 彬， 葉榮懋
一 年		A	32		陳懷慶， 嚴希中
		B	33		安占奎， 丁世剛
		C	22	87 人	石 程， 秦海山
全 校 共 計 人 數			1 1 1 2 人		



SIIAa

班甲組甲



SIIAb

班乙組甲



S11Ba

班甲組乙



S11Bb

班乙組乙



S11Bc

班內組乙



科商年二中高  
S. H. C.

---

---

啟 者

按說這裡應當有高一同學班級的照像的，但是他們都去受暑期軍訓去了，所以我們這裡沒有他們的照像。或者這更含有紀念的意味！高三，初三，都有畢業照像所以這裡不再登了。

編者

---

---



班甲年二中初



班乙年二中初



班丙年二中初



班丁年二中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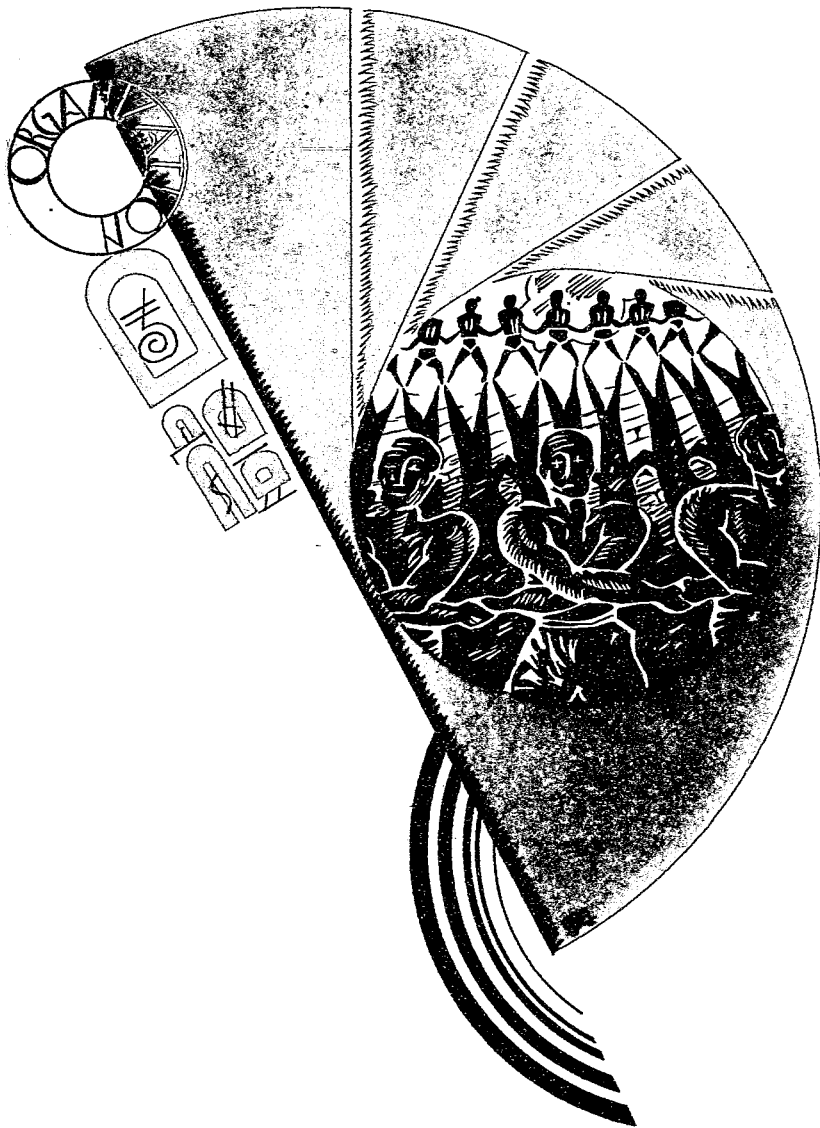
班甲年一中初



班乙年一中初



班丙年一中初



---

團結應當注重在精神方面！無須乎多們大的儀式。

編者。



學自生自治會代表大會全體班代表合影

岡天民

歐陽鎮(主席)

陳懷慶

樊際鵬

楊鶴齡

何純渤

楊鳳齡

萬海波

葉榮懋

關天相

叢克文

薛廷耀

邱裕仁

鄭治航

王百祐

羅明暄

梅克珊

費路

鄧士鄂

步啓新

石慰民

古世倫

周培植

夏運貴(文書)

鄭東海

張鴻業

學生自治會監察委員會



鄧尙錄

關天相

沈頤生  
(委員長)

何純渤

劉文良

學生自治會執行委員會



鄭東海(游藝)

鄧士謬(事務)

楊介田(學藝)

孫壽文(衛生)

歐陽鎮(主席)

柯德聲(社會服務)

劉菱(年刊)

夏運貴(文書)

張樹棟(體育)

溫誠中(副主席未照)

孫桂毓(合作社未照)

李清熙(交際未照)



● 影合員職體全股藝學治自生學 ●

立·

坐·

- |             |            |
|-------------|------------|
| 牛向志(登記部)    | 楊介田(學藝股股長) |
| 伍崇讓(會計部)    | 歐陽鎮(演辯部)   |
| 翁開慶(半月刊主編)  | 翁興慶(半月刊編輯) |
| 翁傳慶(半月刊編輯)  |            |
| 李春禮(半月刊交換部) |            |

深夜兩點了，我們還在編半月刊，  
 介田笑着說：我們瘋了吧！我們都笑着，一定  
 是有那個癡。  
 後來，外面的批評傳到我們耳朵裏，我們都笑着，  
 給心裏一個安慰，這就是一些報酬？

——傳

合作社委員會



伍筱安  
(先生)

李顯鄴

楊榮萱  
(老師)

鹿道鑑

歐陽鎮

社會服務股



吳慶讓  
(未照)

王百祐

柯德聲  
(股長)

張吉生

萬海波



齋務管理委員會。



學校衛生委員會。



古世倫  
(未照)

李  
(未照) 嵐

歐陽鎮

孫壽文  
(股長)

邱裕仁



1937級

# 勵學會



● 影合生師體全會學勵一高



代 表	顧 問	級 任	學 藝	前	德 育	體 育	代 表	會 計	後									
石 魁 民	邱 裕 仁	杜 老 師	徐 文 珊	王 紫 雲	章 秉 剛	張 蔓 友	關 天 相	劉 興 華	夏 修 永	賀 雲 章	梁 俊 山	鄧 士 鄂	賀 雲 卿	叢 克 文	薛 廷 耀	王 百 佑	王 鴻 志	劉 作 雨



影合體全會學勵二初



初二勵學會職員

主席	孫永禮
文書	閔悌復
會計	梅克璠
庶務	周培植
德音	周天民
學術	孫國柱
體育	周繼
游藝	王鶴民
服務	閔悌復

一九二九級  
勵學會



會長·吳維庚



主席·黃瑞揆



會長 · 溫誠中



主席 · 夏孫淩



湖北同鄉會



四川同鄉會

鎮陽歐：席主



駿 劉 生慶沈 棟樹張 生頤沈 熙乃鄭 隊球兵乒風雁



嶺俊張 · 事幹 生縵沈 · 長隊 隊球籃新新



漢長李 理玉馮 · 事幹 鄒顯李 · 長隊 : 隊球籃風京



經洪邢 · 事幹 良國張 · 長隊 : 隊球籃人偉





非非籃球隊：  
幹事·劉叔榮  
隊長·邊燮璞



流星籃球隊：  
隊長·劉惠元  
幹事·王錄

吻吻籃球隊 ·



蕪 · 籃球隊



隊長 · 沈柏年

· 會 學 勵 三 初



師老和慶張：任主

湖  
南  
同  
鄉  
會  
·



姜 劉：席主



奪得本校公開賽之冠軍

• 隊球兵乒光文軍

王 林 郭 林 張 楊  
馨 傳 肇 傳 文 寶  
吾 驥 增 驥 柱 民  
(指導)



---

---

我們要人人運動・不一  
定當校隊！

編者・



秋運中我校之助興觀光團

# RA-RA-RA

! ! !



中離名李漢張棟宋聲  
· 三 · 距 · 手 · 長 · 樹 · 金 ·



上 由夏孫漢領導下之大掛啦啦隊  
下 由杜胖子統率之啦啦隊



四百八  
百接力  
冠軍之  
隊  
張樹棟  
曹作寅  
劉文良  
方綽

得獲  
 四三九一  
 市平  
 秋運會  
 冠軍  
 之



我 校 田 徑 隊

高校長



張樹棟



楊煥煥



谷昭



方緯



李長漢



曹作寅



陳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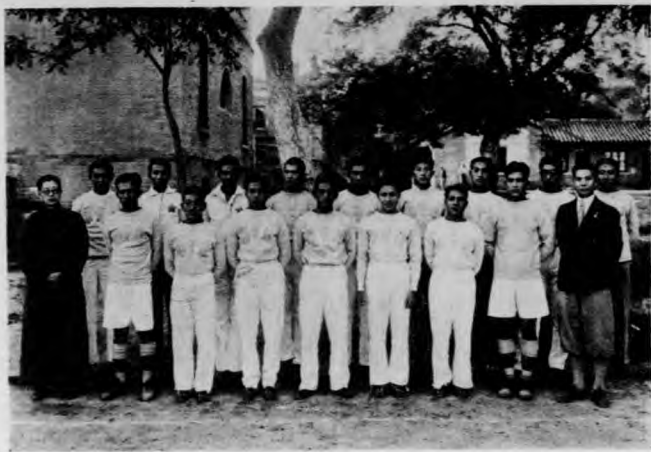
任主王 慶傳翁 善木左 融汝馬 良文劉 宏可陽歐 渤純何 聲金宋



衛恩華







● 體全手選校我之會動運北華席出市平北表代 ●

吳綸昌	溫誠中	溫亞文	張樹棟	曹作寅	黃耀中	趙英炎	谷昭	虞積剛	後
(足球)	(網球)	(網球)	(田徑)	(田徑)	(足球)	(排球)	(田徑)	(排球)	·
高鳳山	廖習仗	歐陽可安	楊恒煥	李長漢	方綽	陳鈞	牟廣懋	王樹高	前
(校長)	(足球)	(田徑)	(田徑)	(田徑)	(田徑)	(田徑)	(足球)	(指導)	·

你們可以聽，不用我來吹！平市中級代表一共有幾個人吧，匯文的就佔了這們多！代表田徑的，足球的，網球的，排球的，我們都有。差不多北平市就靠我們哥們了！果然北平市拿了第一。我敢說，分數全是我們拿來的！我再說一句吧！

「匯文可以在華北拿第一。」不信去看一看這次華北的紀錄去！

！的分總拿個四有們我



徑賽總分第一張樹棟  
徑賽總分第三方綽  
田賽總分第二楊恒煥  
田賽總分第三谷昭





大禿子穿着代表平市的制服胸上掛着獎

牌你瞧那  
股勁！  
「打天津  
回來的嗎  
？」



前·後·

楊恒煥

廖習仗

溫亞文

吳綿昌

張樹棟

虞積剛

鍾雲青

谷昭

歐陽可宏

李長漢

方緯

牟廣懋

本百照片均係本年刊隨軍攝影記者  
鄭浩航所攝， 1. 會場大門。 2.  
曾獲得四百二百第一之張樹棟。  
3. 曾打破華北三級跳遠紀錄得冠軍  
之楊恒煥。 4. 本校觀光團。 5.  
百米接力，楊樹棟及孫月明。 6.  
低欄中途。 7. 張樹棟四百米直達  
終點之一刹那！

體育

體育



一個強有力的……

冰 球 隊

- 夏孫儿 (濤)
- 鮑世魁
- 歐陽 (歐陽可宏)
- 小嘴 (左楚金)
- 苑昌
- 司徒福
- 傻子 (陸守誠)



兩位中 最難的 名字

阿 濤

濟 華 君

彭

仁 竹 君

棒 球



葉宗憲君和康為憲君



劉景峯君·鐵球名手



伍幼安君(中距離)



譚華興君  
游濟華君  
楊恆煥君



彭仁竹  
廉證  
游濟華  
張樹棟  
鄭志航(攝影家)



短距離名手

張 侃





！了漏別下？呀誰是這，上



陸守誠！挑！

敢說，那一樣裏，要是沒  
有匯文的哥們簡直是不辦  
事！  
暖暖的南風，溶化了冰了  
• 哥們收起你的 hockey  
和 sticks 吧，水呵！再見  
！  
——傳——





苑昌！追！



每年的西北風一刮——  
 北海剛一凍水，便有匯  
 文學生的踪跡，尤其是一  
 幫愛好冰球的哥們，在北  
 海的水上佔了很大的勢力  
 ，他們練習的極勤，所以  
 成就了不少的人才，自然  
 傻子是老手，歐陽可安更  
 是不弱，小嘴的大門，簡  
 直是水門，打不動，夏孫  
 打的靈快，苑昌的猛勁，  
 還有霍同祥，周炳麟，黃  
 耀中，張顯榮，都是一流  
 好手，所以今年華北水運  
 會裏選上了匯文的就有一  
 打，代表北平的，代表遼  
 寧的都有，我可以說，我



第 一 屆  
華 北 冰 運 動 會



(點起米百五)! 住跟緊滾孫夏, 先領泰元孫

冰球代表，歐陽可宏。



嘿！夏孫滾追來了。



冰球大門，左楚金，就是小嘴。



一千五百米 夏孫濤第一 三分十三秒五  
 五百米 孫元泰第一 夏孫濤第二 五十五秒五  
 五千米 孫元泰 十二分三十五秒  
 一萬米 孫元泰 二十四分十三秒五



夏孫濤的姿式。

孫元泰的姿式。



• 者持保錄紀國全是都 • 泰元孫和濤孫夏 : 軍冠位兩





籃 球 校 隊

後 ·  
 李顯鄴  
 溫亞文  
 劉惠元  
 杜道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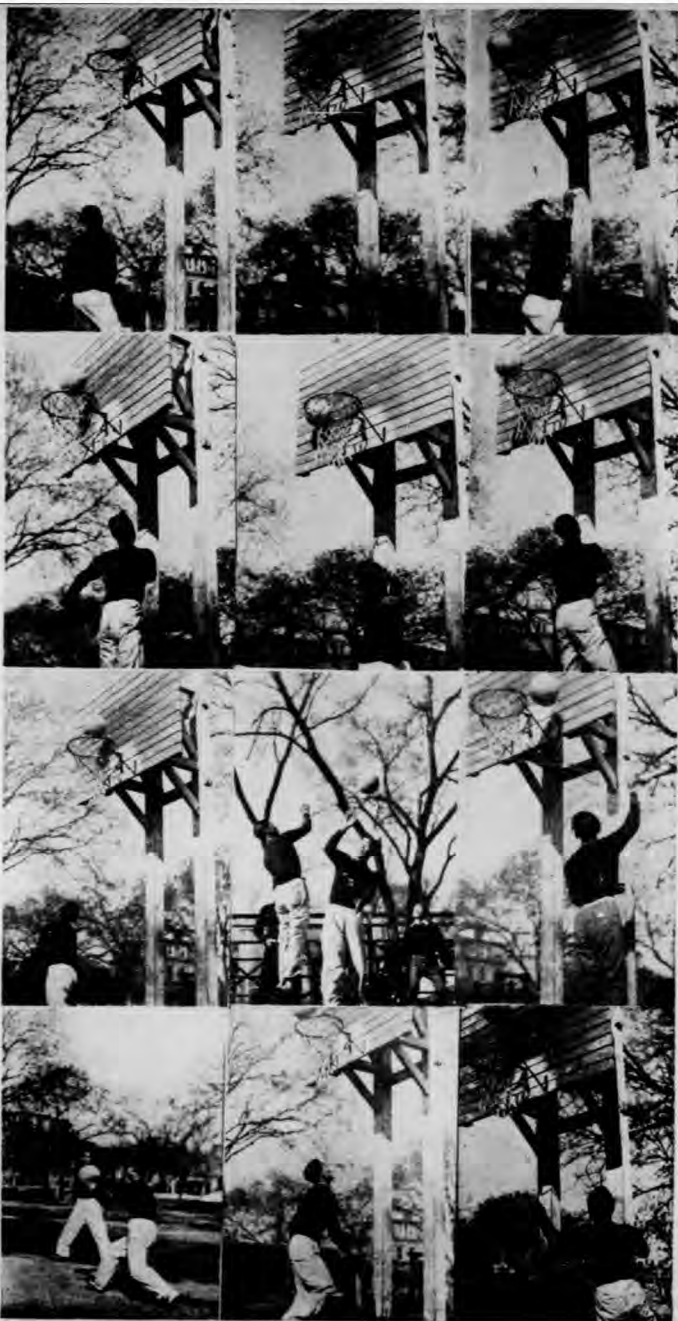
前 ·  
 邢洪經  
 李長漢  
 董如松



隊長：劉惠元



各隊員練習之姿式





初級組班級籃球賽之1938優勝隊

蕭	董	唐	李	陳	李
祝	如		長	賢	寶
科	松	輝	漢	錕	鏗





隊勝優六三九一之賽球籃級班組級高

牟	周	郭	楊	谷	後
廣	文	凌	俊	昭	·
懋	典	皐	哲		
(領			杜	前	
隊)	劉	張	道	·	
	惠	國	時		
	元	良			



—— 足球校隊 ——



後

指導：王振聲先生  
 鄭東海（幹事）  
 周繼  
 楊錫勳  
 谷昭  
 牟廣懋（隊長）  
 周彥  
 主任：王聲吾先生

前

張乃霖  
 廖習仗  
 陳鈞  
 何純滌  
 蔡永瑞

黃耀中（未照）  
 陸守誠（未照）  
 楊繼弼（未照）  
 吳綿昌（未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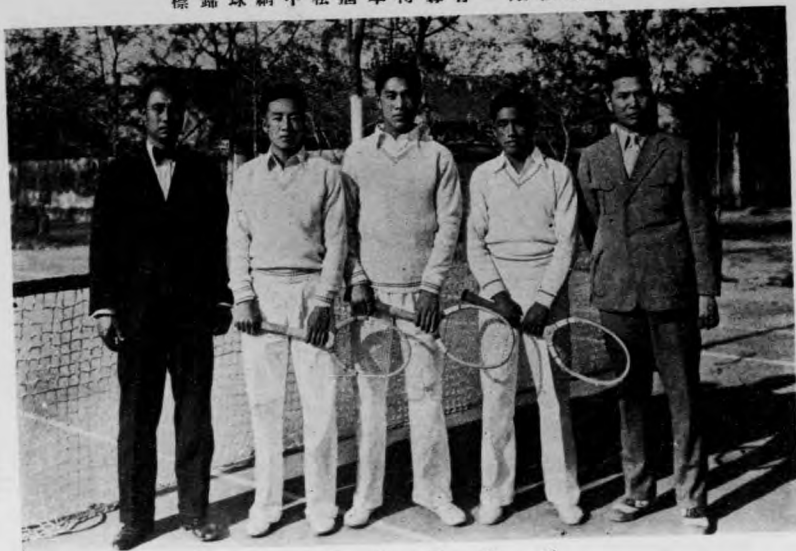
隊長：牟廣懋

標錦球排中私屆本得獲會一隊校球排



王 振 聲 (指 導)	徐 謙 仲	趙 英 炎	隋 義 增	蕭 濟 民	李 功 拙	王 馨 吾 (主 任)	後
	陳 澤 秦	林 常 瑄	李 紹 芳	陳 體 立	虞 積 剛 (隊 長)		前

網球校隊一會賽得本屆中網球錦標



王主任(馨吾)

伍卓駿

劉惠元

張英林

王指導(振聲)

羅孝超(未照)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我們和燕京在我們的場子上，來了個田徑對抗，結果是我們勝了燕京。

記得這次校長訓話說：『小兄弟和老大哥要玩一玩』不錯我們是彼此玩一玩，也許是老大哥讓着我們吧？

（方綽，曹作寅，左廣懋，劉文良）



接力優勝隊。

千五百米李長漢抵終點之一刹那。



二百米方綽領先。



八百米途中。



高欄中途，楊恒煥可急了。



宋金聲在四百米途中

● 高一全年運動會



因為高一同學要受暑期軍訓，四月裏就要出發，所以學校裏特別的為高一同學開了一個高一全年運會，那天參加的很踴躍，所以有完滿的結果！



### 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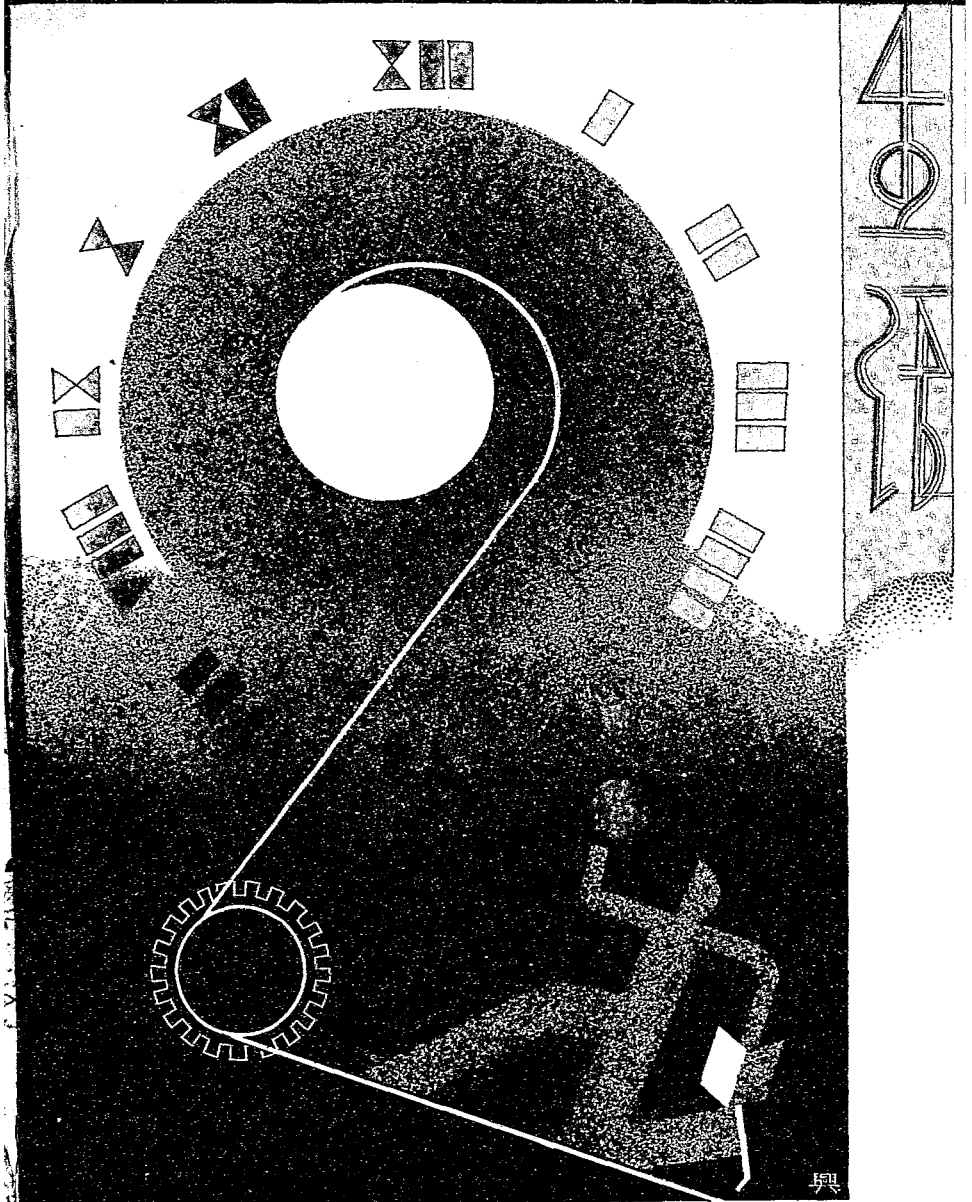
1. 校長訓話
2. 三級跳，跳高，第一名之儲庭耀
3. 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跳遠第一名之張喚新
4. 二百米第一名張密
5. 鉛球第一名周長英之姿式，
6. 二百米周長英抵終點之姿式，
7. 四百米中途，
8. 孫國瑞跳遠之姿式
9. 千五百米中途
10. 四百米終點之張喚新
11. 接力優勝隊之戊班
12. 百米終點，
13. 低欄中途，
14. 全上
15. 16 陳凍跳高之姿式
17. 撐高跳第一名周長英之姿式。

# 器械運動



(1) 登峯  
(2) 打個  
(3) 孫升  
(4) 平造  
(5) 探極  
及雙臂，  
大鼎雙其





興

COOL LIFE

---

熱情奔放的青年・生活  
的一切正代表我們的思想！

編者・



校園裏的春光。





這裡好像是個時裝大會，其實  
不是的，因為我們沒有規定，可  
以穿什麼樣的衣服！



春天  
以此  
類服  
裝為  
最普  
通。



一條綫上的裝束





像這種穿整身洋服的



穿長袍的，到處  
可以看見，並且  
不分冬夏，長袍  
的質料，大半是  
布類，清潔美觀  
，還合乎「新生活」  
的標準

？吧友朋友是且而，的友朋有是都們學同



夏天亦騰個十分寫意

。味有分十也由圍以加上袍長



服制軍子童

服制操軍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



• 份部的菓糖售社作合



我們最大的西樓飯廳。



大師傅作飯，



嘿，吃不了拿着走，



北樓飯廳

一個人永遠着吃，而忙，一直到死了不吃爲止，我們在中學這一段或許是一生中能吃的時候。所以西樓飯廳裏有個小統計就是一天要吃六袋麵兩袋米你想是多們驚人的數目！

吃點心



一九三五年新年大會聚賢堂聚餐情形。



在合作社用飯。

# 住

生



• 的暗暗是也晝白一道甬的樓西

• 晤會的樓北西



北樓宿舍  
◁

◇ 樓東的居寓員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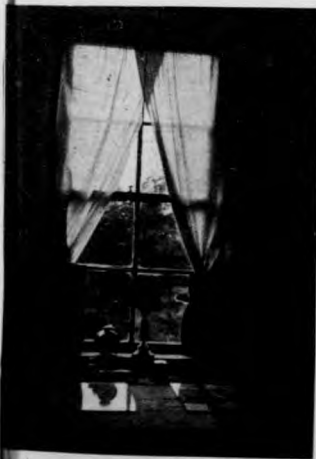


西樓宿舍  
◁

四個不同的近景 屋子隨着他的主人改變了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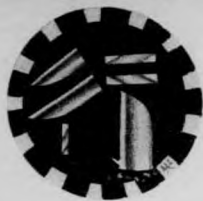


明窗淨几(西樓內)。



的房間 清潔的表現。





一  
列  
車  
上  
◊



是  
雄  
渾  
的  
火  
車  
頭  
，  
表  
現  
旅  
行  
的  
確  
是  
鐵  
與  
氣  
的  
時  
，  
歸  
家  
時  
，  
返  
校  
時  
，  
時  
時  
，  
僕  
歸  
家  
時  
，  
不  
免  
有  
志  
恐  
怕  
對  
她  
都  
不  
免  
有  
志  
在  
四  
方  
之  
感  
。



◊ 了少最較比，學同的來路海從



步  
行  
◊

◊ 門校了出拉





所謂「布爾喬亞」式的



取出大部份了，

將來牠在中國成爲  
普遍的代步者，  
而且使她成爲中  
國貨。



經已既大車時這一棚車的行自放存



者步代的好最爲車行自以然自請走



校門外臚列的車輛。



校門外臚列的車輛。





物理實驗室



生物系的顯微鏡



化學實驗室的一角

生物化學實驗室



化學實驗用天秤

室養飼的系物生

.....本標系物生







抵抗的電——驗實物



↓燈生本用應—驗實學化



↑氣(HCl)化氯

化學實驗—製造氣



(學化)驗試的法定滴



製造硝酸(化學)

↓驗實物生的鏡微顯用應

↑影弱的驗實物



# 軍訓



！ 正 立



• 話 訓 的 先 之 發 出 在

一高



上分麵包 下發茶水



隨軍之王體育主任(樹羔)





號聲振發了各個人的心情，都站

• 上線戰條一了到

# 生活 紀律化



的確的，我們應當奮發了，| 充實我們生活的內容，使牠紀律化，美術化，生產化

• 這裏，展開了我們生活三稜鏡的一面：鐵尺般的整齊，火焰般的奔放。

— 興 —

• 齊般一的



一聲號令，全  
衝過去了。



• 躍活着滿充裏伍隊，中途的操野

把握着我們的旌旗。



一個小隊長——郭士謬。



站同如就心，士戰的裝武排兩

• 官教劉





# 軍下童



！ 倒 臥



發 出



， 發 出 場 操 大 自



： 閱 檢

的好隊長，司令更不用提了，沒有同學們不歡迎的，尤其是一幫年紀較小的同學們，因為這個所以童子軍的團結上，技術上，自然是要比旁人高的多了，所以我們童子軍要給童子軍爭光。

編 者



追 蹤



往 前 軍 隨 長 務 教

自從北平市那次比賽我們獲得第一以後，我們因為避免人他家說閑話，所以始終的不露頭，可是我們依然的在苦練中，在星期六的下午使可是看見我們童子軍在那裏上操，一個：精神：的，自然是各位的精神好可是像，鄭東海，張吉生，王佐之，等都不能不說他們是個得人



飯 作



營 紮



柴 打



飯 煮      菜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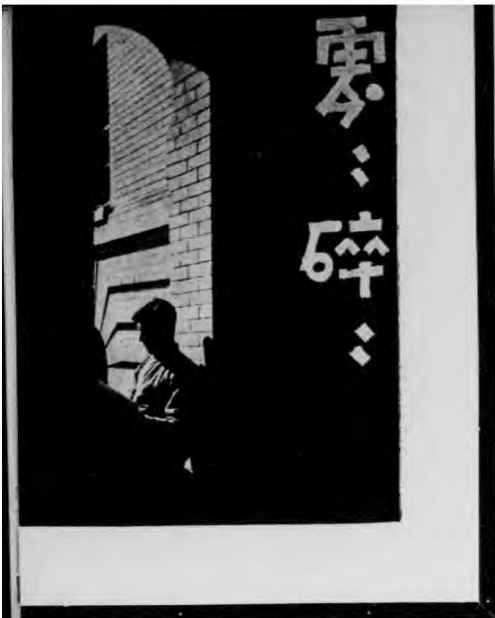


前 營      營 紮



水 取





• 候 衛 的 上 邊 海



周 禿 子 在 新 劇 裏 永 遠 是 個 丫 頭 。



坐 在 太 陽 下 ， 石 子 上 。



拿 不 了 吧 ？ 有 審 忙 的 嗎 。





上：表情太過火  
了吧？

中：何樂！想什  
麼？還是轉  
告？

下：柯先生別看  
了，來電話  
了！



！吧了見聽



？像石



大禿子要跳下去，張侃可不管！

高一要受軍訓到黃寺去了！我們學生會歡送他們在圖書館裏。到了一百多人。校長老師學生的歡笑打成一片。熱鬧的很。我們攝影股給這會照了一個像。留給我們談話上一個史料！

——傳——



農 曦 中 軍 發 一 那  
光 微 全 出 之 利

下圖：平市舉行長途越野賽跑。我代表的有何純渤。吳景彬。兩人。結果第一名是何純渤。就是那個黑大個。吳景彬也上了名。這就是那時的光景。左：途中，何純渤領先。右：天安門前起步時之壯觀。



每年我們學校全體在春天有  
個旅行，今年是在頤和園。



玉蘭花前之校長。



教職員全體及學





### 春遊：（其一）

- (1) 林之棠及其夫人。
- (2) 教務長及其公子。
- (3) 四位先生：（趙潤澤·楊建章·侯錦堂·霍建勳）
- (4) 悠然自得的楊侯二位老師。
- (5) 正在大嚼之王化邦，楊榮二位老師。
- (6) 英文教師艾爾溫先生及同學。
- (7) 橋頭上的同學們。
- (8) 在十七孔橋上。
- (9) 陳劉爲劉興華和楊小姐等一齊野餐。
- (10) 他們在休息中。
- (11) 趙老師和幾同學橋頭和
- (12) 他們是在研





(13) 何樂笑着，一定發現了

(14) 他們在石船頭上等候開  
新鮮的東西了！

(15) 碩大的船頭上，顯着我  
船。

(16) 此次游園交涉汽車等一  
們是多們的渺小。

(17) 切之最出力者伍筱安先  
生。

(18) 王化邦，王聲吾，楊榮  
東三位老師打紙牌。

(19) 我主席歐陽鎮君。  
會計主任霍建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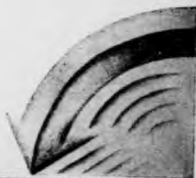


春遊（其二）

1. 小葉也要和獅子比一比高低。
2. 藏在獅子後面的小劉。
3. 陳劉篤在碼頭上。
4. 游後山的一帶。
5. 長廊裏的密斯楊培蘭。
6. 蕩舟湖心。
7. 國砥，國良，饒禿子一窩正大吃麵包。
8. 林之棠老師也要嘗試麵包。
9. 王老師說：『這們大的麵包我可吃不了』。
10. 攝影時的陳君。
11. 何純渤少吃一點吧！怪大的個子。



已經過了五點鐘，還有大部同學流連不捨的在園裏，真的天國似的樂園誰捨得走，我們坐在汽車裡漸漸消失了頤和園的影子，『再見吧！頤和園！明年桃杏花開的時節，咱們便可以見面了！』



抵  
園

發  
出



校  
返



# 南口之遊



火車，



車窗中的小洪！

明陵道上之牌坊



長城 → ←



長城 →



途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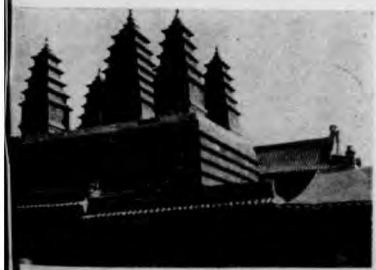
物景北西的上線路鐵



雲崗的石佛



塞上的風光(伍卓駿君)



五塔寺



長城



詹天祐的銅像



趵突泉



東車站出發前



礮石谷上



濟南車站



捨身崖上



上泰安去時



聖墓前

所有照片係，李明聲君，許鴻書君，  
余彰君，及饒煜林君所攝

車頭上的余彰



影合君丹立王友校與學大魯齊王

岱廟中漢栢前



等馮玉祥



出發前全體同學合影，與送行同學



在孔林裏



在歷下亭





我們的女同學——高月如小姐  
和  
楊培蘭小姐



今年，——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正是本校第六十五週年。籌備了不少的日子，終於五月廿四，五兩日舉行了紀念大會。大會分三方面，（一）春運會；（二）成績展覽，（三）遊藝會。大會的第一天，運動會便開始競技，是日晚，學生會主辦的歡送畢業同學大會開始演奏音樂話劇技擊等項目。翌日，成績展覽舉行，內有課內成績與課外作業兩部。參觀者極踴躍。同時運動會舉行儀式，表演及競技，操場一週，了無隙地。晚七時開始慶祝遊藝大會，招待校友，家長及來賓。項目全部為舊劇，觀眾達萬人。大會舉行時間，校中放假，宿舍開放，氣象煥然，精神振發，極一時之盛云。



• 君崎樹王 • 君仁道畢  
「• 應兒手的家咱順」

——台金黃——



• 君良文劉 • 君微蘭陳  
「• 行而手攜我你」

——套環連——

廿五日  
晚  
慶  
祝  
六  
五  
週  
年  
遊  
藝  
大  
會  
中  
的  
兩  
幕  
←

智方攝



校門前童子軍在把守著。



門前的糾察股。



參觀運動會的來賓。

## 校友返校

王厚齋先生——



一位「老」校友了！

• 當日全體校友在東樓前

的合影——可紀念的！



在平市獲冠軍的我校童子軍，表演起來畢竟是傑出的。二十五日的早晨，運動會儀式舉行後，就有童子軍的表演。以下是當時的一些情形。



救護



童子軍旗



救護



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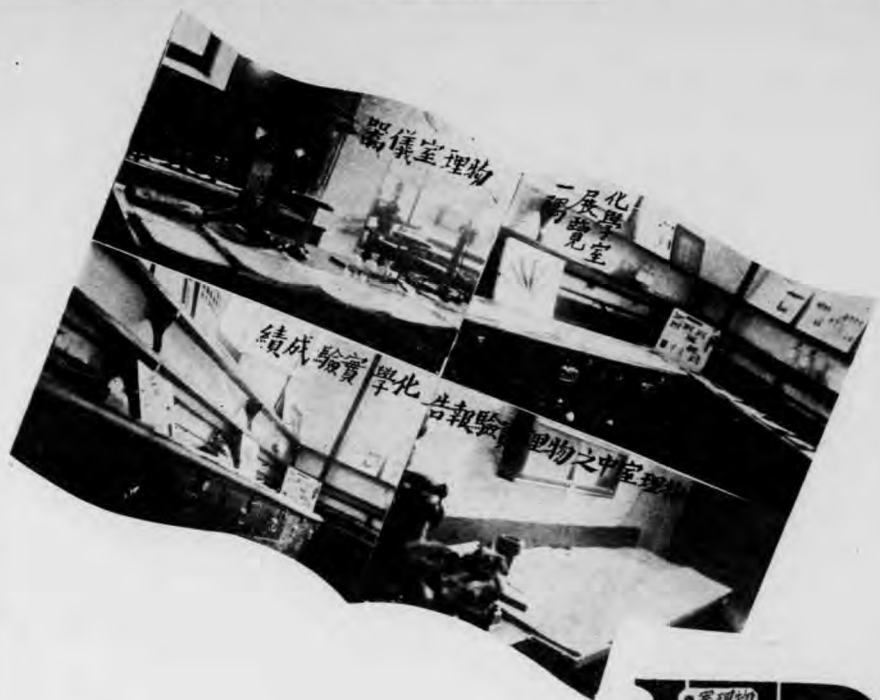


騎戰時施放  
烟幕  
(高字忠製)

成績展覽 ●







成績展覽，整舉行了一天，從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五時，安德堂裏特別的熱鬧。

圖書館裏是勞作成績和器械畫，乙號裏是學生全部月致致卷——今年的創舉，七八號裏是史地表圖，九號裏是聚集的課外作業，一，二，四號裏是個人的展覽，（有系統的課外作業）。這裏都留外了一些當目的景況，其中可注意的尤其是化學的實驗成績和三個課外作業的畫展和篆刻，那是比往年實質與量的上面進步了的！



高三 拔河隊 (亞軍)	高三 拔河隊 (冠軍)	高二 相隊兩 不相上下之時
-------------------	-------------------	---------------------



← 高三接力隊接棒之優美姿式



→ 初三接力隊接棒時似不若高三之純熟而美觀！



上：高級組接力冠軍高三隊  
下：初級組接力冠軍高二隊



一九三五田徑隊



一九三九田徑隊

利(高二)與其跳高之姿式  
高級組個人總分第一之王慶



八百米第一何純渤  
與第二楊錫勳  
(高二)



何純渤在一千五  
途中米百五

高級百米第一方緯  
(高三)



初級組總分第一李長漢  
(初三)與其八百米途中  
之姿式。



高級組高欄第一沈願生  
(高三)與第二陳鈞(高三)

高欄中途



初級標槍第一苑昌  
(初二)



高級組跳遠第一王鴻瑞(高三)



初級組跳高第一  
王樹楷及其姿式





高級組百米起步時



初級組鐵球第一之  
提邊  
(初二)



初級乙組千五百米第一  
裕黃  
(初二)



高級二百米終點



初級百米中途



初級百十米低欄中途



委式(高三)  
高級撐竿跳第一沈慶生之



橙之委式(高三)  
高級跳高第二李宗



高級四百米第一宋金聲(高三)

高級團體總分第一高二  
初級團體總分第一初三



初准名  
(初二)張

初級乙組八百米第一

藝術：ART



藝術乙組八百九十一名長

---

我們雖然不是個藝術的  
學校，可是有多少天才  
的同學們埋頭的在研究  
中。

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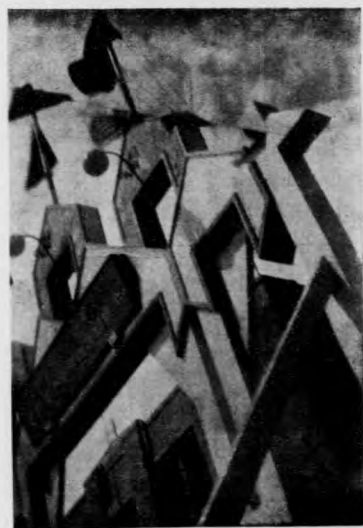
• 許智方作

• 琢磨



作方智

• 天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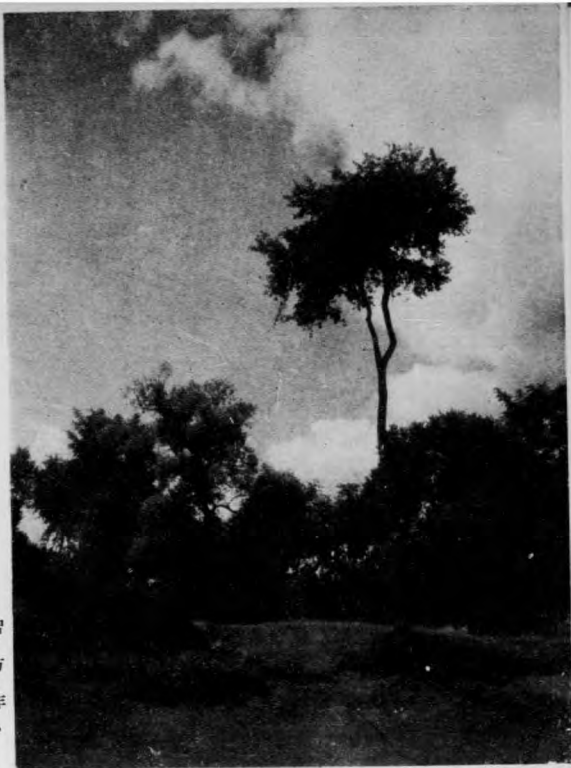


牌樓

傳作 •



雲  
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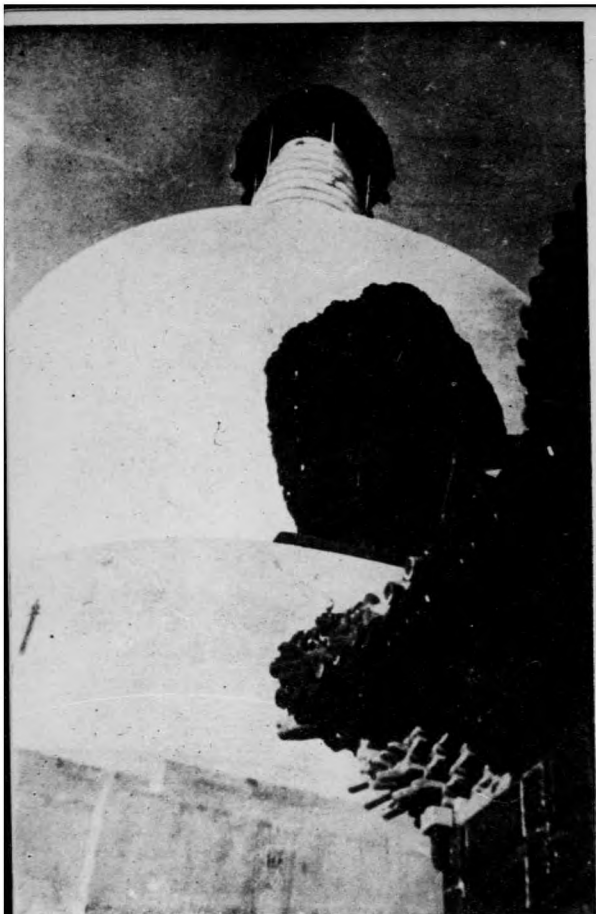


智  
方  
作



同  
舟  
共  
濟

劉  
興  
華  
作



● 作紀道樂

● 嶺之塔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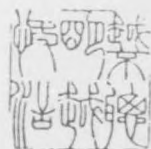
• 智方作

• 淺水橫舟

人  
像  
•

航  
作  
•





饒煜琳治印





礪樓 •

翁傳慶作



寒林圖  
乙未年  
翁傳慶作

寒林 •

翁興慶作 •

庭院深深幾許楊柳堆煙  
 塵幕無意教子勤風  
 難避消處程高不見章臺路  
 雨橫風狂三日春門  
 掩黃昏香計留喜住淚眼問花  
 不語亂紅飛  
 秋午  
 乙未年  
 錄之  
 居士  
 野堂  
 詞  
 楊  
 界  
 書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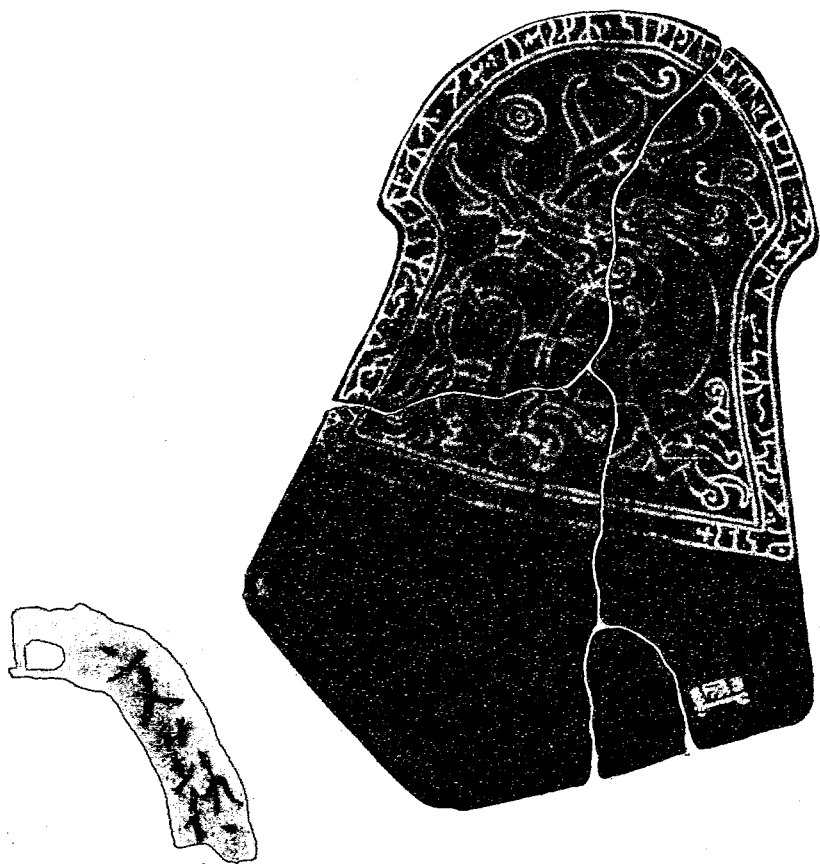
• 法書田介楊

來時雋作花卉。









---

文藝的作品就是思想的  
結晶。

編者。

## CONTENTS

---

1. Iron and Its Uses ..... *By Chou Yen-lin*
2. Two Kinds of "Sages" ..... *By Tang Shin-yuh*
3. My Evalu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  
..... *By Mark*
4. The New Life Movement ..... *By Chai Wei-hao*
5. First Page of My Autobiography .....  
..... *By Kan Kuan-ch'ing*
6. "Know Thyself" ..... *By Chang Pien-tseug*
7. A Teacher's Description ..... *By Chêng K'an-shih*
8. My Knowledge of English ... *By Li Ch'ing-ch'eng*
9. The Life of a Journalist ..... *By Liu K'uei*
10. The East Suburb ..... *By Chao Shun-shen*
11. As Reported to My Diary ..... *By Wan Hai-p'o*

Owing to the urgency of editing,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following short essays are selected from the weekly exercises in the composition class. I beg the pardon of all my earnest readers for the grammatical errors and the mis-printings made in these trifling writings.

P. T. Chang

May, 1935

## IRON AND ITS USES

*By Chou Yen-lin*

Iron is an important metal. It is derived from the ores which contain it.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iron. Cast iron is inferior; wrought iron is of higher grade; steel is the finest. Before the last is produced, it must be refined again and again; while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an be prepared with less difficulty.

Now, a prosperous country depends on iron entirely. If a nation has no iron mines, she must import as much iron as possible. Otherwise, she can do nothing. Indeed, a nation without iron is in danger of ruin, and a nation which cannot make use of her iron-ore is in the same state. The present age is termed the "age of iron and coal."

Ships, machines, airplanes, trains, all the common utensils, even a little pin, are all made of iron. If there were no iron in the world, all mankind would be helpless and nothing could be accomplished by them. I do not know what change will take place on the earth when all the iron in the world is used up!

Iron is an indispensable servant to a country. It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her army; for the soldiers cannot fight against her assailants when they have no weapons in hand, and the weapons are made of iron. Besides, industry depends wholly upon it too.

But it is a bad master. On the one hand, it serves us; on the other, it consumes us. While machines and tools work for us; guns, rifles, and swords wound or kill us. Therefore we must make good use of it; that is, we should make it a peaceful ally and a tamed servant, not a means of destruction.

## TWO KINDS OF "SAGES"

*By Tang Shin-yuh*

It is evidently a great failure in Chinese education that in most school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ages." Of these two kinds, we want only one example of each for a warning to all the other students; but the number of them is too great. In our class, about forty pupils in all, there are at least twenty-five that belong to the first kind and five to the second.

In every school, the student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arts, namel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medium. The first part is exactly the first kind of "sages", and the second is the second kind. I shall leave the third part, wh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y subject, to themselves.

The first kind of "sages" occupies a majority in the so-called good school. As Chang Tai a scholar of the Ming Dynasty called them, "portable two-legged bookshelves", they can do many things within the bounds of several books but none outside. They can remember exactly the names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 of the sixteen bran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y can recite the Taylor's Theorem in college algebra and the atomic theories in physics in detail, even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ir meaning. They can run "the night-express" while others are sleeping. In short, they struggle to do anything which will make them get "full marks." For the sake of those full marks, they have rendered themselves weak and thin; their faces, pale and ghostly; to suit the name of "s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exist the second kind of "sages." Nobody call them "sages" but I. They are

such a kind of people that we have no better name for them. They would do anything except reading. They can sing many English songs and say "Sister, I love you", while swallowing O's in their English class. They have a careful study in fashion, in movie stars, and are adept in modern games and sports. They have healthy bodies and sound minds; but it is a pity, that these sages are nothing better than Hercules fit for bearing trunks instead of performing the twelve immense labours.

My words is finished, and I have no attempt to persuade or dissuade. But I hope that you, fair readers, will not let your children follow their tracks.

## MY EVALU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By Mark*

Many years ago,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Among them were missionaries who preached Christianity, but I do not know how they worked. As to the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at present,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from what I myself have seen.

Most of the missionaries are far from the truth and they do not treat truth as the gospel would have it taught. They cannot explain exactly what they preach. When they stand on the pulpit, they often deceive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wrong sayings and take the truth as merely worldly empty phrases. The only aim of their speech is to satisfy the audience—as they will not listen to wholesome instructions. They do not tell the people that all men sin and come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Savior; that he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that he died for our sins and revived on the third day after his death, and has taken his seat on high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s Majesty,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Christ possesses eternal life, and has no further consciousness of sin since God forgives his sin; and that the above is the least that God gives to him who believes Him.

A lot of people are Christians in name, but not at all in reality. What a pity! Moreover, the actions and habits of the missionaries are often against the doctrines they teach. They lead happy lives and are not keeping watch in defense of saints' souls. Also, they do not resist the devil and approach God.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their heart that they please God. They open schools and suppress students on every hand and teach the Bible as many other books. They ruin both the Gospel and honor. How terrible they are! They do not esteem the prizes which God provides for His faithful workers but only pursue their own way.

My observ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k in China as it is makes me very skeptical and cynical of the success which others boast for it.

## THE NEW LIFE MOVEMENT

*By Chai Wei-hao*

To the present moral condition of China. the New Life Movement is the best remedy.

China has long been called the country of morality. People are so polite and obedient that every other country respects them. Honesty, generosity, politeness, and sense of shame are the standard principles that every Chinese, young and old, men and women, tries to follow and to obey. But now, when the Western thoughts came in contact with our old principles, the standard of morality becomes lower and lower. Though the old one has been destroyed, yet the new one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People live from day to day in idleness. They throw away the good characters which they own to follow the exotic thoughts. I do not mean the old moralities are all valuable and the Western thoughts are wholly without merit,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own value. But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China is this: people throw away the good old customs and principles to follow the bad new thoughts.

The New Life Movement is not the act of establishing a new standard of life, but to revive the old good customs which is easy to follow; for only the Chinese thoughts ar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 FIRST PAGE OF MY AUTOBIOGRAPHY

*By Kan Kuon-ch'ing*

In the year 1915, I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Peiping where my parents, uncle, and aunt were dwelling. I am the third son of my parents but the fifth boy of the family as I have two cousins older than I. In the night of my birthday, my uncle dreamed that among the five little boys who were going in series into our house, the youngest and last one entered before his companies by a sudden jump. When my uncle was alive, he often said that my future dead would be much greater than any of my brothers according to the omen of the strange dream. This was but an unbelievable trifle, yet old superiors thought it should be realized.

When I was two years old, a diviner who was sent for by my mother to inquire of my fates said that I should not have a brother who was born just before or after me. Unfortunately in this year my second brother who was loved by the family for his cleverness and handsomeness died of infectious disease at the age of seven.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became very sad and thought his death was caused by me. For this I was blamed. How could I receive so great a stroke when I was so young that I could only pronounce some broken words. After long, they began to put their love on me, and so I passed my infant life.

## **"KNOW THYSELF"**

*By Chang Pien-tseug*

We human beings must have the abilities to conduct our lives according to our own nature so as to live prosperously and eminently. In order to fulfil this, we have to know ourselves accurately and select the best way that we should take. But how difficult it is to know ourselves! A great many people criticize the behaviors of others but not their own. Indeed, it is easy to find the faults of others, but not our own. This is exactly like the case that a man has two bags, one hung in front of him for collecting the faults of others, and the other hung at his back for putting in his own faults. Officials who have the habit of opium-smoking often dissuade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from this practice and declare that he who smokes and sells opium shall be fined severely. Teachers who wear foreign clothes may persuade the students to buy native goods. These are evidences to prove that it is hard to know ourselves accurately.

All worldly famous men came through self-consciousness. They knew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and situations. They learned their own abilities, superiorities, and deficiencies. They conducted their liv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ature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capacities of working for their own nations and the world. If we want to be famous and honored, we must, first of all, know ourselves accurately.

## A TEACHER'S DISCRIPTION

*By Chêng K'an-shih*

"Do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Confucius?" the teacher asked me on the examination of conversation last year. He smiled at me and said that Confucius has three thousand students instead of two thousand, gazing at me with his eyes peeping through a pair of framed, white glasses obliquely and his head a little lifted. His head is a perfect picture of a Japanese, slightly yellow and painted with cash-like white spots, though he comes from the South Part of his country. A rather lean face is decorated with a pair of high cheek-bones, but not so high as the straight nose. Over the big mouth, filled with false teeth, is the moustache quite like a worn black triangular brush. He has a smiling face which is heightened by the motion of the moustache without revealing the teeth. Short, thin and sleek hair is always divided at the right—conveying the impression that a pink thread is placed there. He is old indeed, walking slowly with his body slightly leaning forward, just like an old man without a stick to support; yet he speaks loudly and freely, without stopping and taking breath. The frequent humour always brings about laughter.

He is Mr. ....

## MY KNOWLEDGE OF ENGLISH

*By Li Ching-ch'eng*

Six years ago, I began to study English lessons. At that time I could not speak in English. But I spoke only with simple sentences in which there were many mistakes. I remembered about 300 words. Four years ago, I entered the middle school. One year later, when I entered the Junior II class of Peking Academy, I felt that I had made splendid progress in English. I could read my English reader easily. I could speak in English of general things which occurred everyday. Now I feel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esting course. For if I read any English novels or stories, I can understand the ideas or thoughts. I also can speak simple sentences correctly. My knowledge of grammar is not sufficient. I think the analysis of sentences is very complicated; diagramm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grammar. For it is not only easy to learn but convenient to use. So I like diagramming very much.

It is a great pity that though I have read many English books, I have little to show for it. I cannot recall the good words when I want to use them.

My teacher once said to me, "When you study the English book, you should first pick out and list the words, phrases, or sentences that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en find their meanings in the dictionary. Understand them. Read them. Use the new words in sentences. Remember the good sentences." And now I follow this rule in studying my English lessons.

## THE LIFE OF A JOURNALIST

*By Liu K'uei*

A journalist is the eye or ear of the world, the chroniclers of daily life and the spectator of mankind. He has a detached mind and well-trained eyes. He is always standing somewhat apart from his fellows, watching with vigilance. He sees and observes, hears and thinks.

He keeps no certain place in day time sometimes, he visits the great statesman in the cabinet and investigates the state affairs which may be the important design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Sometimes he is talking with peasants in the farm, and examining the crops in the village and the manners in the town. He appears at the school athletic meetings, and gives attention to the skill and records of the runners or players. His face also can be seen either at a tragic happening or at a happy wedding. In short, wherever he sees a cluster of people, he always mixes himself with them, though his duty and purpose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any one of the other loungers.

The journalist's work falls mostly in the night. He must first collect the news which he gets in the day time, and then give well-chosen headings for each item, and detailed accounts for the important ones. He goes to bed after all have been done for printing.

People read newspaper every day, but they seldom dream of that the life of a journalist is so hard.

## THE EAST SUBURB

*By Chao Shun-shen*

It was an afternoon in late summer. The weather was quite warm. The canal in the east suburb was glorified with the bright shadows of the white cumulus clouds. It flowed too slowly to produce any sound, but the zigzag images of the weeping willows nearby showed the constant flow of the water. A fleet of ducks, some of them with their heads under their wings, floated motionlessly on the clear surface. The stillness of Nature had conquered all the din and brawling of the city. We, my friend Mr. Li and I myself, pushed further east as we found the invigorating coolness and the enchanting scenery of the country agreeably contrasting with the heat and the confusion of the city in midsummer.

We were obliged to go on foot for there was not a single boat to rent. We skirted the railroad silently. It was about two o'clock, yet the morning flowers in the hedge of a cottage were still fresh. We had the good fortune then to behold the neglected flowers. After a while we went farther on. Instead of flowers we saw only a number of bare stems of water lilies. They stood erect in the pond as if they were a thick green thicket of stunted trees without either branches or leaves. In other ponds nothing could be found except the roots or abandoned cuttings of the crop. But the huge wild carrots growing around the ponds and the emerald colzas that were near by gave proof that it was still summer.

There were some splendid villas and some quiet retreats, but we had not met any one before we came to a boat placed on the bank of the canal. Meanwhile



the sky was completely filled with clouds. Their shadows were mingled together with those of the willows so that it was hard to distinguish the one from the other.

From far away near the horizon, a rattling sound came as we went on gradually a dark object revealed itself between the two rows of trees extending along the banks. The small rattling was increasing to thunder. The dark object had the shape of a bridge from below which the sound came. We did not know what the thunder was until I saw the water rushing through a great sluice. I came to the edge of the wonderful cataract, where the wind at once enveloped me in spray. The water poured down so furiously that in the stone throat it was always white.

Before I realized what was happening, night had come. After a drink in the village, we found that all was black. Drinking perhaps gives a man courage, for we fearlessly returned to school in spite of the darkness and the bandits. At nine o'clock we came into the city just as the lights were put out.

## AS REPORTED TO MY DIARY

*By Wan Hai-po*

Saturday, April 20, 24. Windy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a test on Kuo Wen, I got up at 6:00, earlier than usual. But when I went out of the building after washing, oh, how dusty the weather was! Owing to an exasperating wind, everything was covered with dust, the trees, flowers, etc. Even the friendly sun was not so bright as it had been out yesterday.

After eating breakfast, I went to class and waited for the teacher. The subjects which he gave us were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were all useful phrases. Each one consisted of one or more errors to be corrected, such as 頂頂大名, 相形見拙, etc. At half past ten, Mr. Irwin, our teacher, came to play tennis with me. In order to avoid the wind somewhat, we went to the teachers' court to play. There was not so much wind there because of the surrounding walls. We were so interested in playing, that I even missed the time for lunch. It was almost quarter past 12:00 when we ended our fun.

At one o'clock I went to the playground to watch the track meet between the Pei Kuang and Min Teams. In spite of the wind, many good records were made in this meet. In both the javelin and the discus events, the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Track Meet were broken. The Pei Kuang Team finally won. When the meet ended, it was almost quarter to six.

I solved three problems in algebra at night, going to bed at half past nine.

Sunday. April 21, 24. Windy

Through the night, the wind did not cease at all. Since there are no classes on Sunday, I got up at half past seven. In general, we have breakfast at 8:00 on Sunday, therefore although I got up so late I did not miss my meal. After breakfast, some school-mates went to theaters to see moving pictures; some went out to meet friends; some Christians went to church; some, in spite of the wind, went to the playground to enjoy various sports; still others returned to their rooms to prepare lessons for next week. As for me, faced with a test on translation, I could not go out to play. From 9:00 to 10:30 I did nothing but prepare translation material. At 10:40 a letter came from Hai Yü, my younger brother, who is now studying military training at Pao Ting. I was very glad to learn that he got there safely, but I did not write a reply at once. Then, tired of studying, I went out to play hand ball with Mr. Sin. Because the wind blew so exasperatingly, we did not enjoy it very much. When we ceased playing, it was time to take lunch.

After lunch, it is customary for students to take a stroll around the broad playground, as if, without having done so, they could not proceed to anything else. Surely, this is a good habit.

The weather made me so sleepy that I quickly dropped off and slept soundly for two hours after returning from my stroll. At five o'clock Mr. Li came. While we were talking happily, the bell suddenly rang for supper.

At night, after solving several problems in algebra, I took a bath before going to bed.

Monday, April 22, 24. Windy

Owing to a headache, I got up very tardily at half past six. Still the wind blew hard. After taking breakfast, I went to class. Today I had three classes in the forenoon: Algebra, Chemistry, and Civics. In the chemistry class, a little quiz was given to us. Having failed to prepare, I did not make a satisfactory answer. Too bad! After these classes, I went to the school dispensary to get some medicine.

When lunch was over at 12:00, I took a little nap before going to class. There were three more classes in the afternoon. They began at 1:45 and ended at 4:15. I played a while after class and went to supper at 5:30.

Because my headache had not disappeared, I went to bed very early at night, neglecting my lessons.

## 寫 在——前

我們請鄧小耘先生爲我們作了一個開場鑼，更請趙玉生先生爲我們作了一個收場鼓，中間便是我們自己的作品，這裏有古翠式的文言文，更有雜梵鈴式的白話文，拉雜的東西，一個一個的演奏起來，我們不希望觀衆的鼓掌和 encore，只希望在實際上深刻的批評！

編者·

## 老 話 小 耘

十五年我在今是學校教書的時候，鄧文藻要我<sub>在</sub>年刊上寫文章，我答應了。後來他說年刊已經付印，單等我的文章了。他這一逼，好不慚愧！只好拿起筆來寫。心想坐擁臯比，要是做不出好文章，豈不叫他們笑話！想來想去，搜索枯腸，益發寫不出。窮極智生，結果默寫了一段孫權勸呂蒙讀書，稍尾還跋了一段，就這樣堂堂皇皇塞了資。無疑的我是勸他們讀書，但是我自己平日就不愛讀書，記得看完四史的時候，有一個朋友來和我談小說，我不但不知道內容，就是書名也沒見過，這真可謂孤陋寡聞了。從此以後，我也看小說，頭一部就是金瓶梅，是坊間刪節的本子。聽說康熙中舊刻最完全，我也沒去買，其次就是紅樓夢，並且是道光時的活字原本。其餘什麼宣和遺事，楊家將，東周，三國，封神一類的歷史小說和雜劇小說，正看得興高彩烈，我那位賢內助，陡然拆起臺來，雞林一去是杳如黃鶴。從此以後，舉目言笑，無與爲歡。慢說是沒心讀書，就是喫飯也是食而不知其味。以前最愛看正誼堂叢書，及宋元學案等，這時我書房裏都不容他。差能夠下目的只有宏明集廣宏明集金剛楞嚴經及天台宗一類的書，這些書雖能引起我的興會，但也不曾深入，因爲我的職業關係，文史一類的書也是不容拋棄。文選，詩品，文心雕龍，史通，下而至於近人的名著，一層一層的強迫着讀下去，這時想到孟夫子人之患的話，真是自憐又自笑！如今劉夔，歐陽鈞，要我做年刊的補白，談起我的文章，真是如顏之推所說的「筆則擬記姓名」，做不出什麼典冊高文，只好來叙這一套舊話。我也不勸諸君讀經當博士，也不勸諸君看聰訓齋語業根讀。但望諸君於應世必讀的科目外，自家還有一點欣賞的書籍，不要像我這樣一無所成！

二十四年六月六日書於夢筆軒

## 歲首讀書雜錄 一 飛

寧馨阿塔

寧馨阿塔，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塔物」。却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今遂以阿塔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塔，水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塔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詔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現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望目精曰，傳神寫照，正在阿

培中。猶言此處也，又與中人語言，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不辭讀。

####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倚必鬥。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日飛入城，直前欲鬥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日既閉。則不復見人。

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子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稿竿取之，

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環，置其所行處鹿足一掛，則倒懸于枝上，乃生獲之。

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內，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蟻尋得之。窠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蘆傳，蘆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節選，亦至巨萬。時譏以爲自古竊文獲財。未有如蘆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板照四裔。豐碑珊瑚鉤。鼎鑪織成罽。紫綸隨厥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土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蕤將愈金數斤去，曰：「此謂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陸表阡碑字之價，釐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褶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窠何選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柳批善書，自御史大夫貶通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顏頤請書德政碑，批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凡此俱見爲文翰之一班。

####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因有炎骨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葬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葬而後，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糜，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焚人與吳戰，多死隕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師師定子之墓，焚之平莊之上，燕 劫園齊卽墓，掘人塚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悞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芻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燼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芻肉者同言之(折音寡)

#### 揚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攷，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爲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証矣。

####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恒刹那，六十恒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婆多，三十牟呼婆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恒刹那爲一瞬，六十恒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爲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不水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于此。

####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云：「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于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爲信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讀徧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綬草露布，綬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爲識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戎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翁獲賊二三人，驅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絛，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詔甚，臣所以欲卷卷屏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一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百獸，今子食我，

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跟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畏也，其實畏亡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今歲之春，百無聊蕪，閒閱容齋隨筆，擇其尤者，摘錄數則，以遣暇日云爾。

## 別

伯深

在一個萬籟靜寂，晨星未散的破曉，正是我離家的那天。春日還遮蔽在雲霞的後面，隱隱照着大地，晨星轟然拂動了我倦懶的身軀，昨晚整夜失眠，在痴想着別後的我，這時不禁茫然了！想起仲歐勸我的話：「沒有痛苦的別離，就沒有愉快的歡聚。」給了我暫時的安慰，披衣下床，對我十餘年來不曾分離過的斗室中所有一切作惜別的瞭望，可是光明的前途，學業的探討，戰勝了我內心的留戀；使我勇敢起來，好像一位威武的戰士，抹馬厲兵地準備着廝殺，朋友的話別，父母的囑咐，又逗起了內心的動搖，傷別的眷念。同時回憶着別前的韶光，緋紅色的往事。

春日不停地轉動，由天空的正中漸漸地向西沉了！行期一刻一刻的逼近，終於含淚的叩別了家人，準備好了行李，由僕役擲着前面領導，敲鑼洋車，載着我及送別的人們，向江邊出發，大街上花花綠綠的廣告，和招牌娛樂場裏放出迷人的音樂，行人的匆忙，車夫的吆喝，所映入我眼簾的，都使我興致索然。到了江干，跳上舢板，一葉的扁舟，載着我們向民康輪埠泊處前進。五分鐘後，我已和送別的人們到船中了，他們每個的眼珠裏都蘊蓄着無限的情緒，使我低着頭看那落日映照着蕩漾的水波，不敢仰首，彼此在沉默而淒清中，渡過了這一剎將別的寶貴時光。渝州的燈光像天空中繁星般羅列在眼前，每人的心弦頓時都感到緊張，把許多要說的話都忘掉了，只是握手作別。船中剩下了同行的三位和我，愁眉苦眼的佇立着，彷彿是誰要在誰的臉上探討出內心的蘊藏一般。乘客的喧鬧，小販的叫買，在寂靜的黃昏，汪洋的江中，只能引起遊子的離情別緒。

徹夜不眠，靜聽淙淙流水，青梅竹馬的童年直到現在所經歷的，都像幕影一般一段段的演映了出來。十載的私塾生活，令人無限失望和惆悵。當中學的時代，又是何等的美妙！兩山包圍中的校舍，蒼翠的校園，潺潺流動的溪水，如錦茵似的草地，我在這樣環境之下接近了自然，而陶醉在牠的懷抱裏。同時也鍛鍊成了健壯的體格；基本的學識，而家庭的歡聚，父母的愛護，弟妹的談笑，知己的切磋，又引我入了愛的擁抱。因了政治的腐敗，軍閥的割據，可愛的故鄉，竟一日一日的退化着，不能建立一個優良的學府，來滿足青年熱烈的智識欲望。同時腥風血雨的今日，甜蜜的生活；不是我們屈伏的堡壘。山明水



秀的故鄉；也不是終身的歸宿。爲着個人希望的安排，小我理想之實現，才拋棄了所愛所戀來作他鄉的風泊者……

這樣的繼續凝想着，使我有時歡欣，有時悲愁。直到東方發出了魚肚色的時候；我便借着黎明的光輝，對鏡而立。鏡裏反映出我的慘灰的容顏，才知道由於昨夜的焦思。

當我移步到船頭遙望的時候，江干的小鳥吱吱狂叫，與汽笛鳴鳴，聲聲對照，好似歌咏離別的悲哀一般，這是多麼凄切動人啊！尤其是對初次傾略這離別滋味的我，不自主的傷感起來。船身漸漸地增加她進行的速度，睡態朦朧的淪州，更形模糊起來。故鄉的距離，雖然是不斷地一尺一丈的增加，我身心感到離情的痛苦，好像在滾針氈一般，當淪城漸漸消失了牠的身影，淚珠悄悄地奪出了我的眼眶。

## 我的故鄉——藝農

### (一) 綁匪欲跡路劫猖獗

在經濟凋敝農村破產的中國，土匪在鄉下並不稀奇。我鄉盛行的是綁匪，誰要被綁，傾家破產。稍有資財的人家，整日的緊鎖大門，偶而出門必要結群荷槍，把防匪當作人生的要事。我是住在城裡，還不十分感受那防匪實際的生活，不過時常夜間聽到城外傳來的槍聲，激烈地使人驚駭如臨前敵一樣，這樣第二天，滿城風雨的必有那村那家被綁的事實，或保衛團打匪的消息……的證明。出我意料，這次回家，已無先前那樣匪的現象，非常叫人奇怪，經人告我，原來經過河北省所派軍隊與鄰近三縣保衛團會剿的結果。但是因爲舊歷年關，許多窮人迫於無奈，還要鋌而走險，什麼某人在北平做了苦工一年，掙到卅幾塊錢，不用郵匯，循縫在棉衣內，叫劫路的扒了去。什麼長途汽車，滿載着回家的女學生，在永定河堤上叫四個拿白粉塗臉的匪劫了。天天差不多全有這類消息傳來。究竟財主們對這不感到分毫畏懼，明知路劫的爲應付年關，決不成起大幫來綁票，他們也就不像先前那樣防備了，好似綁匪祇要打散，他們便可安心過舒服日子，別的全是小事，不足輕重的，國事變到什麼地步更談不到。

### (二) 年集

一月廿七日一夏歷臘月廿三日一是我鄉的「年集」所謂「年集」就是年終末一集市，比素日熱鬧的多，買賣全是過年所用，數十里外的小販，全到這裏。他們在黎明早已起來，忙着出攤燒柴劈火，街上擠滿了大車，人馬的繁擾，很能把城裏睡在夢中的閩人吵醒。等到太陽高昇，鄉下起集的也陸續來了，街上更騷亂起來。北門裏一道大街，全叫賣畫和賣迎神香燭的佔據，除去一些從此路過的男人外，要以女人與小孩最多。她們每人早先把過年新衣穿起來，擦脂抹粉，因爲一年除去有數上廟會外，這也是唯一出門的好機會。少女與年青的婦人，爲買畫而來，含羞的挑了就走，雖然不常出門，也不敢多多停留；上了

年紀的老太婆，可不在乎，不催站在畫攤，（多是擺在住戶的門洞裏，把畫擺起來買）死瞧，還和同伴比手畫腳的講究呢？請您瞧這是她們其中的一段戲片；「他大婿！你瞧這升四孝多們好！」

「不還是這往往（網網）有餘（魚）好，您瞧那胖娃娃的老 還叫窮騷咬住呢？」

「你們倆還守舊呢？瞧這洋打扮的美人，多們順眼，聽人說這叫模（摩）招（登）呀！」

「我們倆不喜歡那個露着大腿的，多們寒蠢！」

南街是糧市，南關是柳器市，比平日冷靜多了，凡上這來，不算進貨的，全是被債所逼或過年沒吃的窮人，拿他們從土裏刨出的血汗產物，換些現錢來過這年關。但大半全要失望，因為到了年關，收買糧食的大商，早已封了棧房，小商沒有富裕餘錢來買，唯有焦急的等待與他們有着同樣命運的窮人來做他們的對象，滿臉愁容，皺着眉看守着叫他們能過去年的寶物，當別人提着肉與拿年貨過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能不由心中發生嫉恨，而又羨慕。

北關是肉市與鞭炮市遠遠便叫鞭炮的爆聲，警告了人掩耳朵，才敢走進那炮市短短的一條旁街，裏面烏烟瘴氣，炮藥的臭味，叫人頭疼。賣炮人破羽喉嚨的喊曬，和炮聲同樣的嚇人，為了生活不能不這樣擺主顧。上這來的多是有錢的小伙子，和小孩，也有窮孩子成群搭伙的來搶，放剩下未着的小炮，或是點着未响的炮，把炮們當作了所希圖的愛物，有時因為「搶」，他們常把砲床（用鋪板搭床擺炮）來買）擠倒。最熱鬧的要算肉市誰們辛苦了十二月，過年不吃肉呢？一兩長條的幾乎到一里的大街，兩旁停滿拉豬肉與羊肉的大車，儼然與鋪戶相仿，賣的人全擠在他們中間，每一個人的前胸；全要和前面人的脊背相觸，全是年青的那能怕擠，不過誰提着買得的肉全要說：

「閃開些！弄身油」其實人多，就說不得弄油，就是嫁也像海潮被輪船所沖湧一腔的會叫別人碰回。

### （三）舊曆新年

全城在鷄鳴時，天空不斷現出雙雙紙屑的燃光，像墜星一樣，地下有被城牆拆回，而又從護城河（在城裏），的冰裏鑽出的炮聲，聽來比地震還兇，每家這時全裹餃子接神，不敢犯一點忌諱，以得着神佛保佑一年的福利，無疑的這是舊曆新年的元旦家家起午夜的時候。

新年的頭一天就要到近處親友鄰家去拜年，過兩三天再到遠方親友家去，是我鄉一種禮尚往來的差事，不論男女全要這樣。尤其女人，平常誰也不到誰家，在新年才來，她們當然全打扮的花枝招展，大紅大綠的穿戴，移着進步嬌娜的身軀走到各家，上了年紀的老太婆，早已由這樣過程熬過來了，坐在家中，專任招待，對來的人，誰家媳婦長的怎樣真注意，等人家走後該講究了。

### （四）一件舊禮教下的慘聞

「你們董老師繃上絃了！」

這是母親在我回家提閒話，當我問到我關心的董老師的時候，告訴我的。

「新師母怎樣？」

「很好！是鄉師的女生，由此還有一位因這事自殺呢，滿城風雨鬧的太笑話了！」

「誰？有什麼笑話？」

「你們董老師擇婚條件太苛，非讀書的不娶，媒人不知碰了多少釘子，有一次你表嫂給他提德蓮，她不是高小畢業嗎？活計也好，耽誤到三十啦！不正合你們董老師的需要！想不到她父親作梗。」

「憑董老師的家當和為人，他們還不愿意麼？」

「她父親要彩禮（俗說財力）一百元，你們董老師那會答應！德蓮在家也哭鬧的吵，希求用這手段變化她父親的心，結果不能辦到。一天她到你表嫂家去了，說她反抗她父親拿她作商品，一點不爲她想，她爲自己終身，非你們董老師不嫁，叫你表嫂去傳信，告訴你們董老師說，她要偷到他家去行婚禮，她會這樣說：

「看我在人家過了夜，成爲董家的人，他還有什麼法子！？」」

「想不到莊重的德蓮，也生有如此主張，真是外邊婚姻自主的潮流也傳到鄉下了。母親，後來怎樣？」

「你表嫂告訴了你們董老師，他看德蓮樣樣全好，有點心動，終久不敢冒然行事，同他大哥去商酌，他大哥不客氣地說：

「可不成，咱董家不致娶不起媳婦，弄一個怪奔的女人，咱們哥倆還在外邊作事不呀！？」

你們董老師一聽這話，很對，就告訴你表嫂叫德蓮還堅求她父親，趕到你們董老師與鄉師女生結婚的時候被德蓮知道，她便自殺了！她母親哭的死來活去，她父親反倒不在乎。」

啊！這是多門慘澹的事情呀！我知德蓮家境很窮，她父親要仗她出嫁來養老，不惜犧牲女兒的前途！可嘆德蓮處在專制的家庭裏雖然有決心反抗終久被舊禮教的荼毒所摧殘，在這西風東漸，新潮萌芽，舊禮教還有深刻印象存在人們腦海的時候，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遭遇着德蓮同樣的命運，在惡勢力下掙扎，得不到光明而苦悶哩！

一九三五春假中本校高林齋

## 寓庸

夢 萱

近來的生活真過得如煙如夢，過去了沒有絲毫的痕跡或代價，我很怕；因爲這無聊空虛的常兒，正是青年人的生活容易出軌的時候。我心裏悶極了，更何況又是這異地的中秋呢？我想去找寓庸談談，因爲我的經驗，有時他的言談，會消失我的抑鬱的。但當我走進他寢室，寓庸却不在房裏，我在他書桌上發

見了一本翻首的日記，在第一頁上面是這樣的寫着：（好奇心的衝動使我犯罪看了別人私人的日記）

『已往的創痕，我希望牠如流水落花，不復遺留在我的心頭；未來的一切，決以理智來代替情感的作用，那謎似的人生，難再贏得我的哭笑了！我只知道「奮鬥」，「掙扎」，方是青年的出路。年新了，人也應該新，努力吧！創造自己的生命。』

我看過這段日記的引言，使我驚奇廬的轉變。固然，我應該為我好友欣慶，因為他悟達了人生，同時也找着了青年應走的路。現在他已不是彷徨歧道上的人了；中國又多有一個青年得救，我心裏感到一種難言的快樂。在以前，我常為寓擔心；因為他氍的遭遇給他的刺激太大，而環境的變動，在他思想上，蓄着一種未爆發的狂潮。廬的性質很古怪，他是不願接受別人對他思想上的批評的，所以我曾經看見他；經不起人事的摧殘，精神上的悲痛，使他誤入了頹唐之路。後來以年齒的增長，他自己發覺到他思想上的錯誤，可是這個轉變，最不幸的是使他變成了一個過度樂觀的人。在他的本意是想忘掉一切悲痛的事，把世界看做一個大的樂園，但是他那過度熱烈的「幻想」，終被「事實」打破成粉碎。他這心情的轉變，可由下邊他作的文字看出：

「客館凄清，寒夜孤燈，寂寞蕭條誰入間。

看書無心，欲夢難成，  
哭慈親，孤塚螢火陰風緊，  
嚙家鄉，四方擾亂捲赤雲，  
萬籟無聲，燈兒不明，  
正如那青年們的前途！  
陰雲，濃霧，暗淡，幽沈。」

這是他去年來平時在公寓中作的一首新詩，他曾很高興的念給我聽，並且說：『夢。這是我學作詞曲化白話詩的第一首，你看怎樣？』我心裏早就想說出這句話『初學能作到這樣，固然不壞，可是沉悶抑鬱的語調，應該革去。』但是在他高興的時候，我不願使他得到一個失望的批評，所以我只答他一個平淡的淺笑。暑期裏，廬因事到上海去了，這一二月的別離，我真想不到他會轉變他素來的心思，因為在他來信中有這樣一段：

「……我最近的心，已成了用舊的彈簧，外界來的刺戟，引不起多大的反應同共鳴了；有時雖有一些心潮的微波，但牠都是自由的起伏，……所以我很歡喜，因為這個助成了我的遠觀！」並且在信裏附寄來的他的照片上題着這幾句話：

『年華去難留，幾翻波折，幾墮我入秋，從今後；悟達人生，變哭為笑，以淚代愁。家國平常事，豈贏得英雄涕笑，男兒淚流。』

這就是他過度樂觀，放縱生涯的開始，在那時，因為他內心裏沒有堅決正

確的信仰，而精神也沒有找到歸宿；他好像是逐流的孤舟，飄泊的柳絮，所以我對他的前途，十分憂心，不知道他將來會得救呢？還是墮落？

可是現在好了。他憑着經驗，知道“人生”，是不應該全受“感情作用”的支配。同時也不應該帶着有色的眼鏡來看世物，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進步，所以我很高興的爲我好友祈祝——希望他更進一步，能認識人生，能利用他一生的光陰，作出一種有利人羣的事業。

當我沈思這些瑣事的時候，庸忽然推門回來了。他的日記還在我手中沒有放還原處：我臉上露出慚愧的顏色，好像犯了罪似的，庸看出我難為情的樣子，他故意溫和的走來對我說：

『這是我今年的日記，你沒有看過吧？裏面沒有記些什麼，可以公開的，夢你會覺得我又轉變了吧？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呢？！請你給我一些誠摯的批評吧！』說時他臉上呈出一種和悅真誠的笑容。

『好了！』一時說不出我要說的，所以只單簡地答了這兩個字，庸忙着想去大衣，屋裏暫時沈默着。

『庸，我很高興你找着了這條大路，走去吧！就住這條路走去，你一定會成功的，可是……』我談到這裏，庸很注意的抬起頭來，望着我，而我也莫名其妙地停頓了。

『可是什麼？』庸很留神與奮的問。

『可是，你奮鬥，掙扎，是爲的什麼？你又用甚麼來作你精神的寄託者，靈魂的歸宿地呢？』

庸遲疑了許久，沒有回答，結果用了沈重底微的音調說：『我奮鬥掙扎是爲了個人及群衆的生存……』下邊的明一個問題，沒有答應我，好像不明我第二個問題的意義似的。

『那嗎，你在奮鬥掙扎的過程中，你用什麼來慰藉鼓勵你的精神呢？庸你要知道精神沒有寄託；會使你感到你的生命像隨風逐浪的落葉。靈魂失掉了歸宿；會使你覺得人間是一個沙漠，我們舉個淺近的例子吧！傳教士他們犧牲了畢生的時光，來作宣教的奔走，不信仰宗教的人，一定會說他無聊，但他之所能這樣愚笨的苦幹，是因爲他們找到靈魂的歸宿地宗教，世界上有許多熱血有爲的青年，他們因爲着各種不同的主義，犧牲他們的性命與韶光，不認識主義的人，一定會指摘他們的妄動，但這危險可怕甚至犧牲了性命的事情，猶有人不斷地自動的投入，這是因爲他們把他們的精神寄託在主義上的原故，朋友！現代的青年，是不應該如無知農人一樣地隨遇而安平庸的度過了一生，』我看他沒有回答，所以我就借這機會宣發我的理論，也是因爲想引起他對這問題注意的原故，他是沉靜只細的聽着，但他沒有插入談話。

『你曾經想到這問題沒有？主義呢？宗教呢？還是那使人陶醉的愛情？』我進一步逼追的問。

『……………』庸依然沒有回答，只是在我說“愛情”二字的時候，他帶邊露着輕蔑的微笑，好像我說錯了似的。其實我說那末後的意思，是稍有開玩笑談諧的性質，我不知道他是怎樣作想。

數分鐘的沈默，庸又暢然的說了，我知道他是已在肚子裏打好稿子的：『這本來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現代青年界中，不過我落伍的思想，有一個新的理想，我將冒險去實現他，就是我不希望有一個信仰來統治我，我希望我的思潮，生活，以及一切，均像悠悠不斷的流水；那樣的溫和，那樣的平靜。因為我以為宗教會使青年拋棄前進的一條大路，一步步的退到墳墓裏去。主義會使人的腦髓沸騰，變成一個癡魔盲目的亂碰，』他沒有提及“愛情”。

『這是因為你剛轉變過來的原故，所以你有這種心情。但是寓庸，那是一個不可實現的理想呀，你能久遠都像這樣嗎？』我很着急的爭辯，因怕他走上了矛盾的路。

「我的思想，暫時這樣的定下了。夢！你不能說動我的；不過，期待吧！將來或許……」他看見我那樣着急的樣子所以他很溫和，踟躕地答我。

「期待着！」我學他的語調。

此後我們大家都沈靜下來，中秋的明月，依然潔淨的掛在天上。

## 王阿姐 克光

這簡直是個迷夢。因有已經是過去了十年的事了。

我是記得不大清楚。可是由那老張媽的談話中。還可知道我小時候的故事。聽說我在五歲的時候。那正是我和照着我的媽媽。——王阿姐糾纏最利害的時候。因為那時我比別人鬧的利害。還愛哭。所以沒有人不討厭我的。可是王阿姐她始終耐着性的勸我。有時因為袒護我還受了人家的白眼。可是我還是鬧和哭。到現在聽到人家這樣說。我彷彿是有這樣的一回事。

最令我不能忘的。便是我九歲那年。也是她回家的那年。春天。三月裏。——早晨我剛起床。她正在那邊給我擦皮鞋。她低着頭。穿着稍新的衣服。我已經有些詫異。後來看見她臉上留着未乾的淚痕。好似哭過似的。我就有些明白這回事。但是仍然不敢斷定。心裏這樣想。「不是她說她明年走嗎？」。「別是今天走吧？」我終不忍問她。她還勉強笑着敷衍我。可是眼淚不由的從眼眶裏奪出了。我那幼稚的心理中。才感到人生那一面的滋味。別。——就是這個很簡單的變化？在我下課回家的時候。她却不見了。所以在這個十幾天裏。總是忘不了她。偶爾不留神。或許會叫出一聲「王阿姐」來。

她雖然是回家了。可是年年總寄一些我平常喜歡吃的東西來。因此那腦中又顯出一個白髮鬢髻的一個王阿姐的浮影來。

大概四年沒有信了。大家也漸漸的忘了她。前年晚秋的時候。有人從蘇州來。說她在泰上死了。我只能這樣想。她那樣的人。一輩子辛辛苦苦的。死了完了。好。

晚上我在床上突然想起她臨走前勸我。——『一個人總要好好讀書。大了更要孝順爹娘。』很簡單的兩句話。全是我不敢忘的。在這時候只覺得四週都是沉寂的。只有秋蟲一聲聲的伴着嗚咽。

醒來發現枕上的濕痕。覺得這夢已經越過了十年的鴻溝了！

三月九日，一九三五

## 我沒有一句話 生七

我沒有一句話，  
我還是一般地真誠愛她；

自己沒有出息，  
怎能去埋怨人家！

× × ×

我沒有一句話，  
比作一朵春花罷  
愛和恨在人間，  
誰能保持永久的榮華？！

× × ×

「可憐的孩子痴想做美夢，  
也活該受一點苦痛！  
抱着赤心就能講愛？  
蘊藏的熱情能否敵你外面的寒窮！」

× × ×

「你自以為純潔赤忠，  
人家早笑你痴呆懵懂：  
寒槍的青春值甚麼？  
還不是給人家戳西踢東。」

× × ×

「勒住苦淚忍住痛，  
說什麼人間哀鴻！  
不帶錢袋和勳章，  
別向愛神去卜吉凶！」

× × ×

「痴夢什麼比情永永，  
往日盟誓都成幻空！  
心上底絲絲創痕，  
就留作你青春的影蹤！」

× × ×

我沒有一句話，  
我總一般地真誠愛地；  
一點一滴的血和淚，  
這就是寶貴的代價。

× × ×

我沒有一句話，  
算做一場春夢罷！  
呵呵，……春夢，  
難道就這樣撒手了嗎？

## 無 題

蘋 秋

放下琴絃，再莫奏這悽怨的詞調，  
帶淚的歌聲，更能提起你心頭深沉的懊惱；  
來吧！且飲下這一杯再等待明早，  
明早呵！讓春風吹去你失望的思潮。  
你過分的孟浪，侮辱了愛神的尊嚴，  
像毀壞了一朵花，不能再使它復原，  
雖然這不過是你一時荒唐的表現，  
却是你生命史上堪痛心的一面。  
不必尋找了，這裏只有銀色的夜，銀色的火，  
微風中傳來草木的聲色；  
細波裏吐着白沫的清河；  
幽閑的楊柳中杜鵑的哀歌。  
歸去吧！夜色茫茫，時間已黃昏，  
銀月塗過夢痕的色彩，依然是良晨；  
把甜歌付與幽蘭，收拾起破碎的心靈，  
唉！你荒廢了你寶貴的青春。

## 遊子之歌

古 月

欲泣無聲的遙望天涯，  
漂泊異鄉的遊子惆悵地思家；  
親愛的雙親啊！  
社會的黑暗；人世的冷暖，  
滿腔的熱心，  
春水似的愁腸；  
向誰去說？



他自從那年拜別膝下，  
受盡了千辛萬苦，漂泊的生涯，  
痛悔着奈何投生于這辛苦的憂患的凡塵；  
可憐他這熱忱的靈魂常感着身世的沉淪，  
唉！他這時好似一隻迷途的孤雁，  
寒空徘徊！  
枯度的年華；無聊地歲月，  
已過半春，  
但傷感的心靈，  
還留着兒時的餘韻。  
慈母的愛抱着他在心懷，  
不由他不想到故鄉來；——  
多麼甜蜜而快樂啊！  
但關山遠隔又如何？  
這正是一個黑沉沉的晚上，  
四週却現着死寂形狀，  
為生活而奔走的人們早已散盡；  
只剩得漂泊異鄉的遊子，  
悲哀呻吟。  
同病的遊子呵：  
世道雖是崎嶇不平；  
但青年人總不可忘了我們的使命！

## 別後

巖 秋

秀芝：

自從我們別後，回首前塵，忽忽一載，雖然你不來信探問我和你別後的生活，我也要把最近的心境，向你訴說，也許我的傷心淚史，就從此告個結束吧？！

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那澎湃如潮的腦海裡，舊日一切的印像，都隨着浪花而湧現，啊！秀芝！。從前的我，是如何的感受着你的溫存，勸慰和教導，我的青春的火焰，全被你給燃燒起來了，我那時正慶幸我這天涯遊子，有了歸宿，有了親屬，有了家庭，我知道：你的呼吸能使週遭佈滿了活的氣象，你的嬌容，能逗笑了燈花，你的一言一動能使這苦海般的人間，變成了樂園，芝姊——你能允許我還稱謂麼？請原諒，我已稱叫出來了我站立在你的面前，是如何地幸福呵！如今呢？天南地北，雲山遙隔，我的光華絢爛的人生，一刻一刻地洩露着死的氣味：笑的燈花，竟變成了殘綠的鬼火，人間樂園，也化作恐怖的地獄，一切所給我的，不過是些苦悶的象徵和死的預告，芝姊，像我這樣頑

廢的青年，還能反抗得那殘酷的命運之神麼？

逝水落葉一般的人生，本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然而了解我的一生，那時我不料於茫茫人海中，竟有紅粉憐才的你，我更沒有想到你會繼留我和你同住，同進學讀書而使我忘却了故鄉，忘却了父母兄弟，甚至忘却了我自己，在那瞬間我委實很希冀能將我的血淋淋的心兒獻給你，但是，你終於不得已把我而去了，我的人生意義也隨之而消失，現在啊！我祇有任自己的孤影漂泊去，像一葉扁舟在浩浩的大洋，我將來生命的歸宿，或者也就跟着那大洋中的波濤沉沒下去。

我寫到此，你已經看得不耐煩了麼？但是，芝姊，你要原諒我的苦衷，是不容我不盡量發洩的，好，現在讓我說別後的生活吧！

芝姊，我現在不是像從前和你在愛的領域中過那刻苦自勵，奮發有為的生活了，別後的前數日，還能和幾本破書，幾篇成文廝混，這也許是你以往親誠的樞和忠學的態度，所收的幾分效果吧！以後呢？—我有時經一點兒挫折，便會獨自的抱着亂髮蓬鬆的腦袋，坐在屋中，盡情的痛哭，或者瘋瘋癲癲徘徊於淒涼的馬路上，流連往返，還有一次我茫然的注視着掉上的幾本文藝叢書，不禁自言自語道：「我的青春生命，全為這幾件魔物所剝奪了，我要報復啊！」接着我就把他舉行火葬，芝姊！別人要笑我是傻吧？是意識錯亂的瘋子吧？不過我總以為他們不配稱為有理性的動物！他們才是傻子和瘋子呢！

芝姊，我有時當悔恨交加的時候，常常想到你臨行所賜給我的幾句忠言：「痴心的呵！人生你以為是空洞渺茫的東西麼？但是，我們與其一天去過着那些浪漫的生活，消磨自己一生的黃金時期，莫若努力創造些新的生命啊！」

但是我不能遵守你的教導了，我不能再追求那些所謂的新生活了，我覺得我的壯志，是會在頃刻間就幻滅的，我無所企圖了！心事已成寒灰，只剩下一副行尸走肉的軀殼罷了！芝姊！我的朋友呵！朋友—我們現在是友情的朋友，我不能再呼你芝姊了—從此我們永別了，永別了，人生舞台上，再也沒有這一位丑角了！

我寫至此，乾枯的眼淚，又潯潯的滴了下來，實在不能多寫，我的朋友，你能看到鏡上的淚痕麼？一滴一點都是從心的深處流出的啊？

末了，我願你不要為我而悲傷，要努力創造—創造你蓋蓋般香艷的人生！結你痴心朋友一點精神的安慰！

我明天就開始我的漂泊生活，天涯海角，行無定址，請你不要回信，此

祝你—

永遠快樂

你的被棄的朋友H絕筆

## 馬腦亮

確 圭

一個很長的夏天下午，我認識了他。他長長的臉，和一對大而黑的眼睛，矮而胖的身軀，加上一條肥而粗的腿。看見了他，使你想起『侏儒』二字，他實在是一個典型的侏儒。

在暑假裏，父親因了職業的問題，由成都遷移重慶。於是，我便獨自搬進學校的宿舍裏。我們學校，是一個教會的學校。自然受過充分的西洋洗禮。校址在城外，那裏有綠色的柳林和廣大的草場，小溪圍繞着西式的建築，每到黃昏清晨，鳥聲，蟲聲，水聲，蛙聲，合演奏着大自然的交響曲。晚飯以後，我獨自徘徊在紅土的小道上直走到那巍然的鐘樓旁邊的石橋，總發現他一我所說的侏儒一坐在石橋上，悠然地望着那蔚藍的天，和碧綠的水。由旁人的告訴，我才知道他是高一的學生，因為那時我只是初三的學生，所以我們並不相識。

他的姓名是無法知道，我僅在和我同住的一位體育家的話裏，知道他的綽號叫馬腦亮（川語馬頭之意）。大概因為這綽號太合於他的容顏的原故，所以他的真姓名反隱而不顯了。

他是一個十足的樂觀主義者。我從沒看見他憂鬱過。他時都帶着那鶯鶯般的笑容。他可以對不相識的人，任意地談話着。他的腦力很好，他可以背幾段的英文，國文，甚至算學。他是一個運動家，他的足球踢得很好。每次比賽，你總可以看見那短短的兩條腿，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不停地跑着。每在賽畢歸來，無論輸贏，他總帶着那鶯鶯般的笑容。

他雖然是那樣地好動，可是靜的時候也不少。每天晚膳，我們總是相遇着在那橋上。一個早秋的黄昏，我們沈默地同坐在橋上。他獨自望着天，望着水，望着鐘樓，那安閒的態度，好像忘了旁邊的我，忘了這世界，甚至忘了他自己，無限量地鑑賞着大自然的美。可是。當他感覺着外圍的一切時他又恢復了固有的動性，不住地向我談着。

『你看，銀色的鳥，成群地飛舞於天空，藍色的天映着他們的背影，真是一幅天然的圖畫！』他噙着白沫，露出了鶯鶯般的笑容。

我默然地看着他，忽然下意識地問道：『告訴我，你的家在那裏？』

『家！』他惶恐失措地叫着。

那呆板的面輪廓，漸漸地起了皺紋。黑而大的眼睛，也圓得和貓眼石一般。嘆了一口沈重的氣，在遲鈍的話中，他說他是河南人。那有名的東都，便是他的故鄉。他從小就死了父母。因為不堪兄嫂的虐待，在十二歲，他逃到四川。由他的姊姊供給給他念書。可是，他姊姊也不是富有的呀！

『也許，』他抱着頭繼續地說：『也許下學期，我又在別處飄泊着了。所以，在我機會轉好的時候，盡量地享樂罷！』他伸出兩隻手像索東西似地，嘴裏念李白的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沒使金樽空對月。』他漸漸地恢復了

愉快，一個鸞鷲般的笑容，又映入我的眼簾。

『那麼，你還回家嗎？』

『家！』他苦笑着，『我回去做牛馬被他們役使嗎？』

『怎麼辦呢？』

『看命運罷！總之，人總是有路走的。』他的頭低着，眼睛望着水。

一陣陣歸鴉的啼聲，打破了我們的沈默。那藍色的天，漸漸地轉成更黑暗了。幾顆燦爛的小星，閃閃爍爍地動着。新月變得和美人的眉目似地，高掛在樹梢。我們慢慢地同回宿舍。

以后不久，在我一禮拜的離校歸來，已經不見了他。聽說赴全國運動會去了。Dr. Johnson 說：『處世樂觀，勝於歲入金千鎊。』我希望這快活的靈魂，長留在這世界上罷！

## 雜 詩 九 首 玉 生

### 其 一

翠山迢遞勢崢嶸，塔影湖光趁晚風。山半玉泉流澗澗，鷓鴣聲裏數歸程。

### 其 二

迷離春夢曉風寒，信步西郊意態閑。何事青山看不盡？畫樓古寺隔層巒。

### 其 三

人自悠悠水自流，兩三星火是瓜州。江南重到更風物，王氣於今滿石頭。

### 其 四

十年同灑愛時淚，百折猶存劫後身。花發水流春易老，低徊往事總傷神！

### 其 五

質齋死去沛清病，造物弄人亦太奇！貧病不妨風骨勁，孜孜學道且談詩。

### 其 六

哀的美救災天來，城下訂盟劇可哀！莫謂奸雄能誤國，文人喪志展長才。

### 其 七

廿年「五九」爭言耻，「九一八」來耻更深！國自飄零民自侮；牙郎賣國豈常人！

### 其 八

殘山剩水對斜陽，禾黍離離倍感傷！風物宜人爭一醉，滿街且聽蔡中郎。

### 其 九

匪氛未靖起兵氛，東望鄉關欲碎心！老弱流離齊一哭，連綿細雨帶歸人。

# 高三同學錄

## 高三文甲

姓名	籍貫	年齡	通 信 處
張 麟	江蘇上海	二十	天津法租界新華利里卅二號
劉文良	河北天津	廿一	濟南經六路小緯六路東蘊德里元字124號
袁桓猷	江蘇松江	十八	西城東鐵匠胡同七號
陳金森	遼寧遼陽	十九	東四七條九十一號
劉泛生	湖北漢陽	二十	北平宣內抄手胡同四十四號姚宅轉
張厚班	河北南皮	廿二	北平後門內油漆作廿七號
張鍾祺	湖北夏口	十九	東城史家胡同八號
韓天勇	山西陽曲	十八	北平崇外木廠胡同十二號
殷立華	河北大興	十八	北平崇內蘇州胡同下坡九號
巫時雋	河北大興	廿二	遂安伯胡同二十號
李 欣	河南樂陽		
李之瑛	河北安次	廿一	安次縣葛漁城鎮樂善堂李宅
郭維僧	河北寧河	十九	東四九條二號
劉 駿	湖南新寧	十八	磚塔胡同七十九號
張正衡	河南固始	二十	固始東區分水亭柯家樓交
崔潤珊	山東泰安	廿二	山東泰安魚池
王鴻璠	河北臨榆	十八	北平東城馬匹廠乙字十四號後門
盧自明	河北藁縣	十九	寶坻縣新集鎮慶祥號
鄒尚錄	遼寧遼陽	廿一	天津英租界四十六號路德源里三號
郝德增	河北霸縣	廿一	北平德內橫柵欄一號
李 瀛	河北樂亭	十八	樂亭關鎮小港
楊葆初	河北衡水	十九	北平崇內東城根五十九號
雷鳴遠	陝西臨潼	廿二	陝西中山大街五六六號
林常瑄	福建螺江	廿一	北平宣外南橫街十九號

柳克明	湖南長沙	廿二	北平後門內橫柵欄一號
李蘭田	河北高邑	廿一	
王文軒		廿一	河南開封北門大街一八八號王宅

### 高 三 文 乙

姓名	籍貫	通	信	處
張景達	河北安次		北平地安門外白米斜街水窖胡同二號	
衛恩華	江蘇清浦		青島南海路八號	
陳正章	江蘇上海		河南焦作中山大街二十號	
白榮璋	山東		山東泰安城內興華街三號	
劉毓光	山東		威海衛通利號交	
黎宏哲	廣東		天津河北東二經路三多祿里二號	
陳蘭徵	遼寧		瀋陽小西關大什字街南陳宅	
張英林	遼寧		天津英租界四十號路慶雲里一號	
趙理海	山西		聞喜孫栗村鎮轉下官張村	
鹿道鑑	山東福山		烟台廣仁路廿三號	
古世綸	河北		秦皇島海陽鎮同復興交	
郭詩暢	廣東		安南西貢伍倫市十三號郭泰發號	
邢鏞經	山西		太原南華門東二條十三號	
陳明	福建		北平西單開才胡同內梯子胡同三號	
馬文進	山西		平綏路大同縣米衣閣北街卅一號	
宋桂山	河北武清		宣外香爐營二條廿五號	
孫正巳	江蘇無錫		北平史家胡同二十四號	
安文蔭			崇外國強胡同一號	
包錫純	山東福山		西單達智營二十一號	
吳澤霖	河北涿縣		打磨廠六十號	
胡 濺				
余鍾棻	遼寧錦縣		錦縣東關基督教會	

馮玉理	吉林依蘭	本校
丁澤雷	貴州織金	永光寺西街九號
李宜瓌	福建建甌	北平宣外珠巢街十八號李宅

### 高三理甲

姓名	籍貫	年歲	通 信 處
楊寶琦	河北固安	二十	河北省固安縣南五里舖村
李金城	河北遷安	廿十	北寧路雷莊北沙河驛鎮
王 鈺	察省宣化	廿一	宣化東盧家灣五號
王道宏	山西汾陽	廿二	山西汾陽東關元盛永轉
李春祐	四川重慶	二十	四川重慶勸工局廿四號
王鍵國	四川三台	十七	北平宣內銅幌子胡同七號
溫 昶	河北大興	十九	北平東單官帽胡同四號
王繼軒	吉林伊通	廿二	吉林伊通縣四台子
周良彥	福建閩侯	十八	漢口日租界上小路十八號
李金元	河北香河	廿歲	東單棲鳳樓小三條二號
陳 暉	浙江紹興	廿歲	崇外石虎胡同一號
劉克讓	河北深縣	廿三	河南鄭州漢小街十四號
李寶鏗	廣東中山	廿歲	上海開納路四十一號
高仕功	福建閩侯	十八	鄭州文慶里三號
程 珉	山西祁縣	廿一	山西祁縣蓋令鎮復泰德轉
周鼎鑫	山東單縣	廿一	北平東城翠北胡同九號
賀雲濤	遼寧法庫	廿一	遼寧法庫南大孤家子賀宅
鄺 夔	福建閩侯	十九	北平安福胡同東口文昌閣十六號
趙駿奎	遼寧瀋陽	廿歲	瀋陽城北唐三家子
林 滿	福建閩侯	廿一	西城靈境胡同七號
秦惟澗	湖北長沙	廿一	西城機織街卅一號
陳福曙	江蘇江陰	十八	東四十條廿四號
周炎林	湖南沅江	廿一	湖南沅江道生和

劉業康	湖南新化		錫鑪山義利驗公司
張耀光	營口	二十	山海關華僕藥房轉
張汁增	江蘇無錫	十八	天津英租界56號路敦厚里一號
樊養源	浙江杭縣	二十	大阮府胡同三十號
高偉志	遼寧錦縣	二十	北平東皇城根官房二號
林傳驥	湖北武昌	十九	北平東單小土地廟二十二號
章鼎	江蘇吳縣	十九	北平無量大人胡同25號
霍維灝	天津	廿一	天津南市治安大街四十三號
劉鳳台	天津	廿一	北平黃岡崗胡同一號
李翊	河北深澤	十八	唐山西山路二十號
關冠卿	河北遷安	二十	河北遷安縣關莊
湯心豫	江蘇武進	二十	秦皇島西海濱
劉夔	湖南	廿二	新化錫鑪山義利驗公司

### 高三理乙

姓名	籍貫	年齡	永久通信處
沈頤生	江蘇東海	廿一	北平東堂子胡同二十二號
沈慶生	江蘇東海	二十	全上
左本善	河北	二十	樂亭閻鎮存德永
余啓遊	廣東台山	廿十	廣東台山西寧市北盛街利貞押
黃維海	四川江北	廿一	四川重慶黃梅街第二十九號
宋玉平	河北灤縣	十九	北寧綏唐山遠謝莊前街二十八號
陳慶波	河北灤縣	十九	灤縣倅城鎮東關
金紹文	遼寧	廿一	本校
張炳南	山西	廿一	本校
李宏毅	北平	二十	天津南關美以美會
王嘉猷	吉林	廿一	吉林磐石興順德
那繼厚	北平	廿一	保定北街二道口五號



王景琦	河 南	廿一	新鄉東花園一號
劉迺隆	天 津	十九	東單黃獸醫胡同15號
鄺治航	廣東中山	廿一	濟南郵箱三十二號
楊介田	四 川	廿一	重慶市江家巷三號
徐觀文	河 北	二十	唐山永德興
鄺燾時	福建長樂	二十	北平新華街十一號
吳偉人	河 南	二十	河南安陽觀台
高紹良	河北大興	十九	宣外上斜街25號
秦興中	河南開封	十九	北平西單東斜街63號
劉時權	江蘇吳縣	十九	北平什方院25號
荆其毅	遼 寧	廿一	西四三道柵欄二十三號
孫燿文	山東博山	廿一	山東博山稅務街德純號交

### 高 三 理 丙

姓名	籍 貫	年 齡	通 訊 處
郭道中	山 東	十九	山東無棣縣
郭熙倫	河 北	二十	北平錢局後身十三號
齋濟世	遼 寧	二十	遼寧省北鎮縣廣源慶
韓本真	河北河間	二十	北平西安門外大街十七號
朱仲愚	浙江平湖	廿一	浙江平湖縣新大昌轉
張天暄	湖北宜昌	十九	北平崇內多受祿街廿八號
陳宗基	福建古田	廿二	北平東四七條五十二號
林傅璣	湖 北		湖北武昌
劉深芝	河 南	廿一	河南商城縣交
畢道仁	安 徽	十九	北平東四雙盤胡同三號
尙其寶	遼 寧	廿二	遼寧安東頭道橋子福順利
蘇鍾奇	遼 寧	廿一	遼寧遼中縣劉二堡
孫桂毓	山 東	十九	山東掖縣平里店蕪渠九如堂

孫元泰	上 海	十九	北平東城貢院六條一號
李如堦	河北鹽山	廿一	河北鹽山縣尚義里
黎先廕	廣 東	十八	粵瓊州加積市泰興號
王玉田	遼 寧	廿一	遼寧錦西縣紅螺峴王宅
楊資民	河 北	二十	北平騎河樓五廳胡同二號
陶駿奇	福 建	十七	平溪黃河南岸
王樹嶂	滬 陽	十九	本校西樓336號
唐碧波	四 川	廿二	本市儲庫營五號
湯正巽	常 州	十九	秦皇島

### 高 三 商 科

姓名	籍 貫	年 歲	通 信 處
張鴻業	山 西	廿三	山西榆次縣富戶街德和生轉楊村
張克文	遼寧瀋陽	廿一	遼寧瀋陽城內小南門裏雅麗汽車公司
張文彬	遼寧綏中	廿三	遼寧綏中永盛泉寶號交張星垣轉交
陳 鈞	廣東番禺	二十	秦皇島龍華里後李宅
左起明	江蘇武進	廿一	上海法租界西愛成斯路310 號
吳業盛	安 徽	廿二	東四六條南板橋18號
沈拍年	紹 興	廿二	河南濶清綫焦作東呂家胡同五號
黃 銘	河 北	廿三	河北省正定府城東趙莊鎮
劉敬正	河 北	廿三	全上
史濟蔚	浙江寧波	廿一	北平崇內孝順胡同七號
宋霖昌	西 安	廿一	西安東關中和巷二號
趙獻邦	河 北	廿三	安國縣南小章鎮交迪吉堂
張炳西	河 北	廿二	河北省雄縣龍灣村
湯善永	江蘇武進	二十	本市宣內前王公廠一號

# 廣告



北華唯一大商

中原公司

總店 天津 旭街  
分店 天津 法租界 錦州道

推銷統辦 中華環球 國貨產品

分銷場 北平王府井大街

函售部 價格劃一 挑選精細 包裝妥善 付奉迅速

電話號碼 中文：六一六五 西文：CENTRALIZE

千祥號  
靴鞋莊



總號：天津南開中學對過  
分號：北平王府井大街

式樣入時  
材料優美  
外埠訂購  
郵政代金

普通鞋  
運動鞋  
跳舞鞋  
跑鞋  
等

北平

# 華昌製版局

← 電話南局二六二二號 →  
前外李鐵拐斜街四四號

本局承製印刷照相

銅版鋅版三色版網

凹版凸版之精

價廉交件迅速如蒙

惠顧請賜雷知隨時

派人接洽決不有誤

# 金城銀行

資本

一千萬元已收七百萬元

公積

三百二十萬元

營業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貨棧等

行址

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鄭州 青島  
大連 蘇州 哈爾濱  
石家莊 開封 定縣  
常熟 瀋陽 新浦 南通  
長沙 許昌

# 信源軍裝局

本局自運中西呢

絨布匹承辦軍裝

軍件軍學各界服

裝貨樣繁多不勝

枚舉工精價廉久

爲各界贊許如蒙

賜顧無任歡迎

局址：北平前門

外三眼井

天津黃緯路

電話：西局四九

六八號

# 西門子

乃世界著名之廠業  
負盛名一切電業上  
各種出品均係最優

等之質倘 君擬購 燈泡 風扇 熨斗 抽塵機 馬達  
電話 收音機 電門 電線等類請 向西門子探買定  
能使君滿意同時並請將之出品介紹於友人  
西門子貨棧備有大批電氣存貨凡需用各品在極短時間  
即能供給

西門子不但專售各種電氣用品並可代為解決技術上一  
切問題設 君有意於電氣上之設置如發電機 透平路  
蒸汽機 柴油機 水利設備 電話設備 無線電台 鐵  
路用品 礦場電氣設備以及醫學上各種器具即請  
惠臨一詢自當詳為估價並計劃一切

## 西門子電機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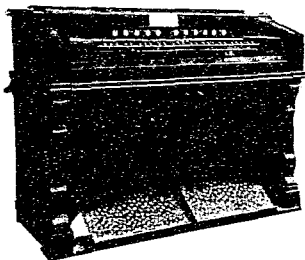
燈市口四十一號  
電話東局二五六

敝廠經理以下各廠

- 西門子舒克脫
- 西門子哈斯克
- 西門子來尼格費發
- 得力風根無線電報
- 銅鐵聯合廠

## 北平關記風琴行

- 一、本行首創製造風琴
- 一、備有鋼琴揚琴銅樂器等
- 一、修理各種樂器
- 一、教授各種音樂
- 一、備有西樂隊絃索隊專監外
- 一、設有無線電部承事及修理
- 一、各種長短波無線電機並出
- 一、售及各國無線電等樣樣件



前門外西珠市口西路北  
電話南局三七九六

看!!! 匯文的一九三五年的年刊  
是友聯中西印字館

承印!

地址：北平崇內米市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東局四六九八號。



**大**

**眾**

**中原公司**

**貨鮮 價賤**

公認的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創辦

提倡儲蓄最早

總行 上海江西路

北平分行 前門外廊房頭條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北口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廣濟大藥房**

售經

---

歐美良藥 化學原料 醫藥器具 衛生用品 化妝香品 一應俱全 貨真價實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

王府井大街七十六號  
電話三局六零七號

**大陸照像館**

照像一道乃近代重要之藝術故必須研究純熟材料精美儀器之高尙所得之成績方能惟肖惟妙神精奕彩然本館獻藝社會數載頗受各界讚許本館今爲酬謝顧客知藝之雅意照像按照原價七扣

本館主人啓

北平宣內大街路西電話西局一四四二



# 天豐煤棧

專運煙煤明煤爐塊大小元煤一  
應俱全貨高價廉凡用敝棧貨者  
方知言之不謬也

清華園車站.....電話西二分局八十號  
甘雨胡同.....電話東局七百十四號  
朝陽門車站.....電話東局三四二二號

# 榮華齋

食品商店  
開設東安市場內  
價廉物美  
食品味鮮  
招待週到  
克己歡迎

電東四三四四

# 中美藥房

本藥房運售歐美藥品  
原料成藥各國名廠注  
射新藥並經理中央防  
疫各處種血清疫苗承  
辦各醫院兼軍需應用  
器械藥品並配西藥方  
劑價值特別從廉

地址：  
前門大街牌樓  
根路東  
電話：  
南分局  
一九五八號

# 北平志成金店皮鞋莊

專售金銀珠石鑲嵌首飾  
白金結婚戒指各種發俱  
各種男女皮鞋價錢公道  
在東安市場西門內路北

電話東局一四〇四六九

## 裕 豐 義

本號自製小磨香油玉麻茶醬各色海味一應俱全又聘高等名師精製伏晒麵醬及各樣醬菜黑黃醬磚衛生醬油南式小菜鹵蝦小菜蝦子油各樣時式小菜各種醬品兼售中外罐頭一概發行瓶裝俱備裝璜精美極為雅觀願蒙各界贊美賜顧諸君詳認本號字樣庶不致悞

地址：北平崇文門內大街路東

## 廠工鐵利祥

Hsiang Li, Iron work factory

本廠承製大小鍋爐  
冷熱水管西式汽爐  
恭桶浴盆各式機械  
種類繁多不勝枚舉  
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地址：北平崇文門外打磨廠路東  
電話：南分局九五六號

## 編 後

我巧巧的逃過了去年年刊的職務，誰知道今年的年刊又把我逮了去，我知道這是不能再避免的了。

(1) 年刊一上手就有一大堆的問題，這好像是一種年刊的遺傳病，第一，初選的委員長鄧治航君，因故不能擔任而去職，以至年刊在攝影上受了不少的影響，後來過了差不多兩個星期，我們新任的委員長劉慶君才勉為其難的而就職，攝影是梁得參君，才稍稍的就了序，不料不到一個月，攝影梁君又因病離校，我這編輯簡直是像唱空城計一樣，又僵了差不多一個月，才找着了我們現任的攝影股——劉興華君，算是定了天下。

(2) 職員固定以後，僅僅有一個問題就是美術股馬永恒君因故去職，以前馬君曾幫了我不少的忙，而且我們又是好朋友，乍一走使我非常的悵個和抱歉，這也許我有的地方太不小心的緣故。

(3) 提起畢業和班級照像，更使我得向諸位同學道歉，因為我根本沒有看透時代照像館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更想不到他會作那種生意，好在同學都很幫忙，才無形中了結，不然恐怕要鬧出極大的問題，奉勸諸位要是照像的話，最好請到別處去。

(4) 內容，以前我和興慶計劃了不少的新計劃，不是因為金錢方面不許可，便是時間不許可，以致改變了不少，現在的樣子，那還不是我們所期望的！

關於排版法，我們是採用整個的頁面的，每頁有一個Spine，使同學看來易于查攷，銅版也是加大，為的是表現出照片的精神，油墨一律用黑色，紙多半是白紙，黑白的調子，用在年刊上比較鄭重一點吧。

印刷：中國印刷業的幼稚，實在可哭，這不怨他們，實在是沒有人提倡的緣故，像本刊的欄首吧，就是因為印刷術不佳，油墨使用不對，以致和原稿不符，失去了不少的美點，但是大致看來還不致令人失意。

本年的校景，全是校友許智方君一手經理，照片的優美可以說打破數年來紀錄，所以我們費了不少的心力，審查着去排版，諸位看完後，當可以感到他的優點，這是我們應當特別致謝于許君的。

班級照像，以先我們是採用去年的方法，可是因為時代的攝影術不佳，以致住照者十不得一，編者也無從下手，後來仍沿舊法，一班一班的刊登，這是從一九三五，追回到一九三三不得已的辦法！

(5) 本來年刊是規定在六月中旬就要出版的，只是因為等六五週年紀念的稿子，和文藝稿子所以一直沿長到現在在出版，這是要特別聲明的。

(6) 最後。

寫到這裏，不再多說了，去年楊介田君當總編輯，唱了一年獨角戲，今年我又照常的演奏了一回，辦年刊簡直是受罪，處處為難，這不并不是給來者一個下馬威，實在年刊有這種遺傳病。

我希望來年的主題，不要唱這種戲，不受傳染才好！

最後謝謝那許多位為我幫忙的人！

翁傳慶誌，一九三五·六月·

